

彭子蘊著

日出之前



謹以此書
獻給
與我同時代的
千萬個不幸者

謹誌謝：——

爲本書作序，作封面，作插圖之
孫福熙先生以及爲本書作插圖
之陳少翔與小雷二先生。

著者。

日出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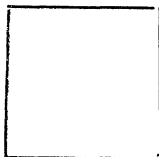
彭子蘊 著

上海霞飛路
女子書店發行

1933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付排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版權之印



瑞典紙印每本實價大洋七角
新聞紙印每本實價大洋五角

日出之前序

從來都說詩句如花葉，
也有人們稱他爲心血；
我想詩是自然的流出，
有如咳嗽吐痰打噴嚏。

文字中之有詩，好像繪畫中之有速寫與圖案。速寫是捉住實際生活的最緊要的關鍵，用簡單經濟的筆法表現出來，使閱者得到比實際更明瞭更刺戟的印象。圖案畫呢，以實際生活的材料，取其最緊要的關鍵，加上實際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想象，使閱者得到實際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印象。

根據這個觀點，詩是文字中較爲濃厚較爲整齊美麗的作品。

所以，詩的第一個條件是有濃厚豐富的意境，像照相一樣，不論是山是水，是人是狗，鏡頭所到的地方，一件不多一件不少的都收進去，這不是好詩。

第二個條件是有整齊美麗的形式，同圖案畫一樣，根據觀察所得的材料，應用藝術上的理論，排列分配，達到想象的美的焦點，使人一見而興感，不致如春風過耳，不覺寒熱。

從第一個條件，我們注意詩的實質，從第二個條件，我們注意詩的形式。但我並不主張詩裏面擺舊書攤，把蛙蟲吃過，時代霉爛過的古人的字句羅列展覽，也不主張詩句的字數有一定的數目，人們以爲要作好詩，非照古人在爛泥裏的脚步一左一右的跟了踏過去不可，你要停了，不許你停，你還要說下去的，也不許再說下去。平

仄音韻五言七言，都是這類的桎梏。

像這樣束縛，並不能使詩句有整齊美麗的形式；像那樣的堆砌填塞，並不能使詩句有濃厚豐富的實質。

我以為寫詩有如咳嗽吐痰打噴嚏，是自然的流出，如鯁在喉，不得不吐。

詩句如花葉，也是自然的開放，但他是太修飾了，用盡心思修飾的結果，沒有一朵花是創造，無非是依樣的模倣。稱詩句為心血，這也是很好的比喻。然而說到心血，不免有寶貴與吝嗇的意義，詩句不是吐出來以後就覺得損失虛弱而疾病死亡的。詩句是：多半有外來的刺戟，有如看天以後就打噴嚏，打噴嚏以後就覺得快樂舒服的樣子。

今天你立志要打嚏，然而沒有寒熱光線的刺戟，於是翻翻書，研究研究別人打嚏的聲調，掀鼻子，擠眼皮，搖盪做詩時搖頭的樣子，這真

日 出 之 前

叫做“縮鼻打嚏”，而嚏從來不能來到。

我從來不會做詩，也從來不想學做詩，不過很愛看他人所寫詩。近來常有機會讀到許多詩篇，其中尤以彭子蘊君的詩為最有實質，而形式方面也最少因襲的束縛；所以，在這本“日出之前”出版的時候，敢以這一點意見寫出來，求彭君及高明者的指教，但絕對不敢相信我所說的話中有一點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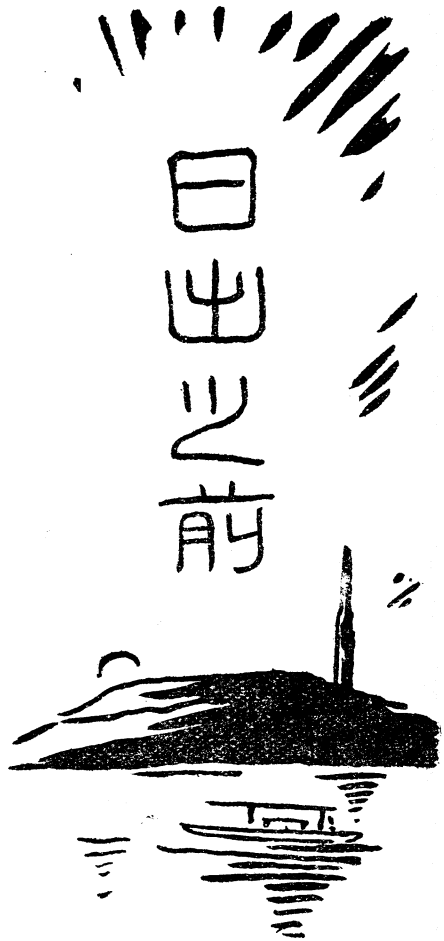
孫福熙。

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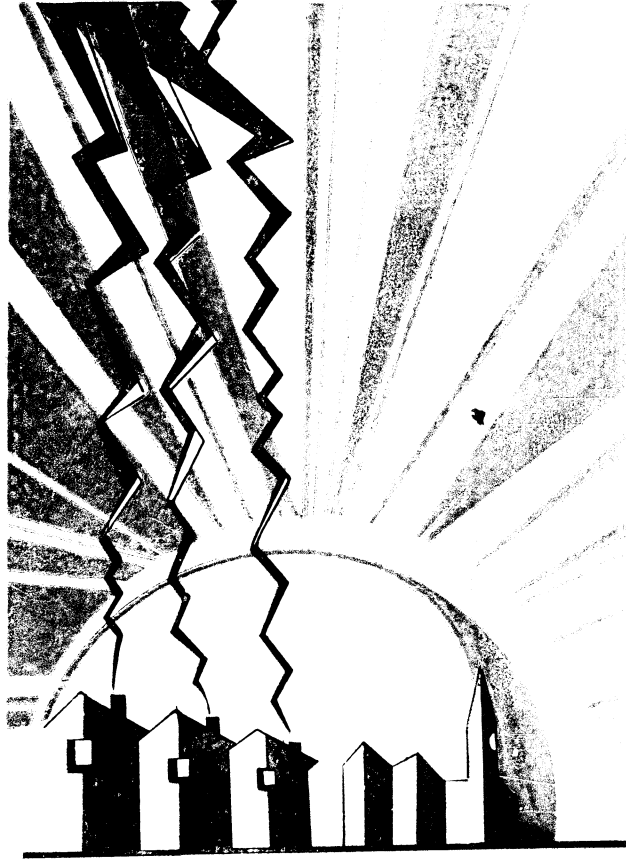
封面	
孫序
總目
第一部 日出之前5— 62
第二部 獄中之什 65—131
第三部 我底殘骸135—219
後記1— 4
插圖六幅

插圖目次

日出之前.....	3
太陽呵，我在此竚立起我底脚跟(彩圖)...	5
獄中之什.....	63
魔鬼頭上也有熱烈的火花掠過.....	71
我底殘骸.....	133
這實在是怒放的心花朵朵.....	173



日出之前.....	5
和影子告別.....	14
我已成了一條耕牛.....	17
駱駝之歌.....	22
上海.....	25
醒後.....	31
加鞭.....	35
玄武湖雪下泛歌.....	38
題若冰底“夢”.....	41
A Declaration	43
南操.....	45
五鼓聲中.....	49
分裂以後.....	52
象牙塔外.....	55
陣前.....	60



太陽呵，我在此建立起我底腳跟，
盼望着你那偉大的光芒來臨。

日出之前

灰暗的霧氣籠罩着天空，
光明的太陽還不會出來，
晨鷄雖已經叫過了數次，
這還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太陽呵，我在此屹立起我底脚跟，
盼望着你那偉大的光芒來臨，
我已將在此黑暗的氣霧中悶死，
假如你還不加緊你前進的途程。

上 部

工廠的汽笛已經吼叫過第一次了，

——像魔鬼一般地兇猛得怕人。
妻呵，兒呵，起來吧，催命符已經到來，
饑寒交迫，我們怎能不忍受這無盡的肉刑？

兒呵，你還只是這樣幼小的年齡，
論理這正是你接受教育的時分。
但是，饑寒交迫，你也得受我們同樣的肉刑，
我應該對你怎樣昧着我底良心？

可是，這又有什麼法子？
縱令我只是愧恨得要死。
假如社會不這樣虐待我們，
我就是作牛作馬也不願把你底教育停止！

你看我們終日勤苦尚不夠果我們底饑腹，
更那有閒暇來說到你底教育？
我爲你幾次淚兒流到了眼邊，

日 出 之 前

雖然到了眼邊我又已把牠忍住。

我也知道哭是弱者的行爲，
但到悲苦來時淚兒也確是一杯醇酒。
我只有把我底心兒在醇酒般的淚中沈醉，
纔可以消除我無限襲來的苦痛之流。

自己底生命已在工廠中無形地消磨，
却又教兒子們趕上自己底舊路。
兒呵，原諒我吧，你這無能的爸爸，
眼看着你底天真的童年依樣地消去。

饑寒交迫，使我們不得不忍受這無盡的肉刑，
彷彿我們底命運已在這肉刑下註定。
我願奮起我底精神把上帝的招牌推倒，
假如他便是註定命運的唯一全能的神。

日 出 之 前

汽笛呀，我是這樣地恨你，
但我却又不得不與你接近；
我只有傾注着我生命的全流，
光明來了，好將我底身心交給光明。

中 部

工廠的汽笛已吼叫過第二次了，
像撒旦口裏催命的符咒。
兒呀，妻呀，出門吧，無情的笛聲又在響了，
吃人的世界那容有天倫的樂趣存留。

天空中浮現着灰白與暗黝，
眼前便到了那別離的十字街頭。
妻啊，別吧，暫時且分手，
東山月上，是我們聚首的時候。

黎明的電燈泛着暗淡的微光，

日 出 之 前

水門汀上更顯得分外地灰黃；
戲院門前還留着昨夜的殘影，
酒樓窗外浮蕩着醉後的餘香。

昨夜的笑聲還在空中繚繞，
清晨的薄霧還雜着熱鬧後的微塵。
記否，夜來得着的好夢？
在這混亂的空氣裏只會助起我心頭的創痕。

迎面飛來了一輛如虎的汽車，
車中看得見兩個并坐的人影：
顯然是一對夜宴歸來的鴛鴦，
聽吧，那盈盈的不是她們得意的笑聲？

妻呵，我們已東西相距了多遠的途程，
你可也拼到了這樣的離奇的圖畫？
我們并不曾比他們少得幾塊骨頭，

日 出 之 前

爲什麼我們却只能作這牛馬的掙扎？

我底血已在這不平的憤怒下洶湧，
我底心却在這黎明的空氣中澄清。
我底脚已走上了我不應走的路的盡頭。
我底軀壳又快要受那無盡的肉刑。

當我走進了工廠的大門，
一種不自覺的感情浮進了我底腦海：
我把歷史的教訓仔細咀嚼了一回，
呵，未來的世界不便是我們底世界？

下 部

一線微光正在我底腦中呈現，
工廠的汽笛早已鳴過了三遍。
扎扎的機聲振得我底頭昏眼花；
重濁的飛塵引起我心頭的厭倦。

日出之前

空氣已弄得這樣地不清不明，
一吸一呼都感覺一種悶人的氣腥。
我們彷彿已成了一羣受罪的精靈，
血水河中在腐蝕我們底肉身。

有限的精力儘它一日一日地消磨，
有限的筋骨儘它一日一日地剝削，
我們又不是一羣千磨百煉的金剛，
我們又不是一羣滿身脂肪的羅漢。

假如我們是一羣千磨百煉的金剛，
也許可以勉強地支持去忍受一些；
但畢竟也不能夠多麼長久，
在無限的磨折中金剛也會化成爛鐵。

假如我們是一羣富有脂肪的羅漢，

日 出 之 前

也許可以供他們剝蝕長久；
但畢竟也不能夠永遠支持，
在高度的壓榨下脂肪也會化成香油。

我們也沒有金剛般地堅強，
我們也沒有羅漢般地肥胖，
但我們却要忍受他們所不能夠忍受的剝削，
看呵，伙伴們！何處不是我們忍受的創傷？

好在我們底血液還不會爲他們滴完，
好在我們底筋肉還不會給他們抽盡，
我們要盡着這未盡的肉和未盡的血，
去和這萬惡的命運搏鬥一回！

團結起來呵，伙伴們！
奮發起來呵，伙伴們！
假如我們不願在這壓榨下焦死，

日 出 之 前

我們便只有奮鬥一場，爲了自身！

太陽還不會出來，
灰暗的霧氣正籠罩着天空，
淡黃的電燈射得我眼花，
扎扎的機輪振得我頭痛。

太陽呵，我在此佇立着我底脚跟，
盼望着你那偉大的光芒來臨，
我已將在這黑暗的氣霧中悶死，
假如你還不加緊你前進的途程。

和影子告別

去吧，向着那未來的勝利的屬主的一羣！
去吧，向着那光輝燦爛的光明的國境！
讓這冷清清的破舊的空房永為墳墓，
讓這悽慘慘的魔窟永為蛀蝕之巢，
我還流連在這兒作什麼？
我還流連在這兒作什麼？
我正應該走向那墨爾孤爾斯的最高峯，
我正應該登上那喜馬拉雅山的頂上頭，
張大我底喉嚨，振起我底臂膊，
對着全人類唱一曲悲壯的戰歌。

去吧，向着那起伏如山的洶湧的怒濤！

日 出 之 前

去吧，憑着那呼嘯如風的悲壯的戰號！
讓這枯槁的殘骸供人踐踏，
讓這死沉沉的氣質供人唾罵，
我還要顧慮這些幹嗎？
我還要顧慮這些幹嗎？
我正應該去迎接那到來的早春，
我正應該趕赴那炎炎的夏日當頂，
再不願看了啊，這死氣的沉靜，
讓我底靈魂再到血海裏去浮沉。

不能忘，那活躍的生命充實着的過去的軒昂，
更使人悲傷這沉沉死氣吞蝕了的現在。
啊，有什麼惆悵？有什麼悲哀？
我們正應該從此創造出光明的未來。
手中既已把握住了時代的轡韁，
奮勇地上前去呵，向着那已綻破了的曙光。
何苦再在這兒忍受這冷酷的寂寞？

我在這死沉沉的鬼國裏取得到什麼？
鞭吧，鞭吧，把我跨下的馬腿兒鞭破，
好叫它駝載着我奔向那搏鬥的漩渦。

影呀，跟隨了我二十多年的瘦影！
燈呀，照耀了我多少時日的孤燈！
如今我不再讓你們這麼地平靜了，
影啊，我要帶你去看一看人羣中的熱鬧。
讓這孤燈兒永遠失去我這個侶伴，
讓這孤燈兒永遠獨守這空房，
讓死氣佔領去這房中的一切，
讓魔鬼來把這房間吞滅。
我已經要脫離你們而去了呀，
我對你們共同說一聲：“別了，啊，別！”

我已成了一條耕牛

我面對着我底甜蜜的故鄉，
我凝神着我底老父老母的瘦影。
我說：別了，我底爹娘！
從此我算跑出了您們那堅強的壁壘。

如今我已成了一條耕牛，
要到遠方去開墾荒邱。
在我底荒邱不曾開墾成功的時候，
我底犁鋤是不會卸落我底肩頭。

荒邱中會充滿着遍地的荊棘，
我要去把它們一概踏平。

日 出 之 前

荒邱中曾遍佈着枯瘠的沙礫，
我要盡着我底全力開墾。

荒邱中也充滿着絆腳的葛藤，
我要用我鋼鐵般的意志斬斷。
荒邱中也遍佈着可怕的陷阱，
我要用我忠誠的血汗填滿。

荒邱中也充滿着吃人的虎狼，
我要盡着我底生命的全力苦鬥。
荒邱中也遍佈着噬人的蛇蟒，
我要盡着我底熱血把它們埋葬荒邱。

荒邱中也曾有漫天的冰雪，
我要用我底熱血把它溶化。
荒邱中也有沖積期的巖石，
我要用我底決心把它開發。

我們有着成千成萬的隊伍，
 都在向着這條道路上前進。
我們要踏過前人底遺跡，開闢後人底新路，
 我們都抱定不完成這志願不回程的決心。

我們已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個體，
 我們已像鋼鐵一般地凝結。
我們已豎起了鮮豔奪目的旗幟，
 這旗幟已渲染了我們底鮮血。

我們要使這塊慘淡蕭瑟的荒邱，
 轉化成一個花團錦簇的世界；
我們要在這人類前史的盡頭，
 建立起一座光彩奪目的舞台。

我們要在死去的骷髏身上跳舞，

日 出 之 前

我們要在敵人底血裏打漂。
我們要看著敵人底坟墓，
上面籠罩著淒涼的斜陽衰草。

我們要把敵人底腦袋
作成我們底溺器；
我們要把敵人底身體
留給我們作馬騎。

我們要使久踏在腳底下的奴隸，
也有吐氣揚眉的一日；
我們要使那作威作福的主人，
永露著他們那哭喪的臉子。

我們要在 Westminster 頂上高歌，
我們要在雷峯塔底尖頭撒尿。
我們要如 Colossus 在 Rhodes 上跨着，

日 出 之 前

對準跨下來往的船舶發笑。

努力呵，請把前面的火光把着，
怕什麼呢？我們只管走向前來。
要知道，我們失去的只是頸項上的枷鎖，
得到的却將是整個的世界。

我面對着我底甜蜜的故鄉，
我凝神着我底老父老母的瘦影。
我說：別了，我底爹娘！
從此我算跑出了您們那堅強的壁壘。

駱駝之歌

我已行到了沙漠的中心，
對準那未來的國土奔趕我底旅程，
我秉承着那最高的使命：
堅忍，堅忍，堅忍，
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後的時分。

我背上駝載的苦痛何止千斤：
一半是時代的憂憤，一半是青年的悲憤。
我從不曾厭煩過這身負的重累，
堅忍，堅忍，堅忍，
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後的時分。

日 出 之 前

眼前見到的雖然只是烟霧迷漠，
耳中聽到的雖然只是可怕的風聲，
但我決不讓我底心旌搖震。
鎮定，鎮定，鎮定，
我要把握住我底靈魂。

身上的脂膏都已經消盡，
我找不到一勺清泉，一兜野芹。
但我仍在照準我底方向前進，
鎮定，鎮定，鎮定，
我要把握住我底靈魂。

我知道：不是艱難的旅程使用不着我來摸索；
我知道：不是千斤的重担使用不着我來載駝；
我知道：不是烟霧迷漠便不用着我來把捉；
我知道：不是忍饑挨餓使用不着我來奔波。

日 出 之 前

戰鬥是創造者的勾當，創造是戰鬥員的勾當，
奮發起來，拯救那千千萬萬，從那惡魔的鐵腕。
作一個勇猛的創造者吧，爲了那未來的自由之
邦！
作一個勇猛的戰鬥員吧，爲了那未來的自由之
邦！

上 海

上海，你陰慘慘的上海，你萬惡集萃的上海呀！

在有錢人看來，你也許是一座文明的天府，
在無錢人看來，你何嘗是一座陰慘的地獄！

有錢人到了這兒也許要流連而忘返，
無錢人到了這兒便只有忍痛而悲傷。

這裏有一條鴻溝，一條不可超越的鴻溝：

這一邊是快樂，是奢淫，是縱慾，是驕傲，
那一邊是苦痛，是忍受，是窮愁，是潦倒。

這一邊只是硬着心腸去咀嚼那一邊的血肉，
那一邊只是咬緊牙關在忍受着而無處伸訴。

請看，這裏是一幅圖畫，一幅“文明”的圖畫：

馬路中間有奔跑着的富人們底汽車嗚嗚，
馬路兩旁有長跪着的窮人們底嗚咽痛哭。

洋樓上有吃不完的羹菜而無處傾倒，
洋樓外有終日勤苦的人們不得一飽。

試問，這不是一個矛盾，一個慘酷的矛盾？

堆棧上儘堆積着千萬噸的小麥在腐爛，
貧民窟却擁擠着無數窮人在鬧着饑荒。

日 出 之 前

公司裏儘堆積着成千成萬的綢緞絲綿，
馬路上却奔跑着戰慄的窮人沒有衣穿。

上海，你陰慘慘的上海，你萬惡集萃的上海呀！

× × × ×

誰說世界愈是文明，社會愈是進步？
誰說科學愈是發達，人類愈是幸福？
說這話的人我說他簡直是瞎了眼珠！
他只注意到社會的上層，沒有注意到地底深處，
他只注意到堂皇的洋樓，沒有注意到黑暗的地
獄。

我也想勸他走出洋樓三兩步，
我也想勸他到貧民窟中去住一住，
或者是到 Niagara 飛瀑中去洗一洗他底眼珠，
我想他一定可以因此而澈悟：
這並不是一座文明的天府，而是一座陰慘的魔

窟。

看報紙我們天天見得到綁票，謀害和自殺，
像這樣的事情我們真可以說得出千打萬打。
辯護士先生們，你們總不能將這些抹煞。
‘這不是文明社會中開出的花嗎？’
人們要這麼問時，你們將何以置答？

你們不能說這些是人類的墮落，
你們應該去追求那墮落的因果：
不是社會的急流把他們推着湧着，
不是經濟的壓迫使他們挨饑挨餓，
誰又願意喲，捲入那罪惡的漩渦？

你們也許可以推一二位偶像作你們底護符，
你們也許可以說“優勝劣敗”是進化的公律。
但是我請問你們：你們底優點在何處？

日出之前

是不是你們比我們重些斤兩，多些肋骨？
是不是你們比我們大些喉頭，長些鬍鬚？

論氣力你們“真打不過我們一拳，踢不過我們一腿。”

論聰明你們正應該感謝我們賜與的宏恩。

那宏大的教育機關何處不堆積着我們底生命？

那繁複的教育器具那一件不包含着我們底苦心？

你們却厚着臉皮說你們是世界優秀的主人！

我們并不否認科學昌明會促進人類的進步，
但是統治者們的科學却當不起這麼的榮譽：
它們只在盲目地剝削大多數的幸福，
它們只替統治者們製造殺人的工具，
統治者們底科學呀，已經走上了死路。

日 出 之 前

上海市底繁華在描畫着人類底哀愁。
上海市底馬路是血慘慘的生命在活動。
啊，我眼看着這一排一排的宏大的建築，
我身受着這一重一重的特有的淒楚，
我心頭所有的只是憤怒，啊，只是憤怒！

× × × ×

未到上海前我曾把上海描畫成一個神仙的樂
土，
既到上海後纔知道也只是這麼一個慘酷的地
獄。

啊，夢已破了！夢已破了！
擺在眼前的竟只有一條出路：
——去吧！向前去！
用猛烈的炸彈，用洶湧的熱血，用剛強的意志，
蕩盡這人世的卑污，衝出這陰慘的魔窟。

醒 後

啊，我如今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這真是我生命史中一次可紀念的信號！
我還想在此留下一點淡淡的跡痕，
描寫我醒後奇突的心情。
假如我還有暇再來看它時，
怕不會成爲我生命史中的笑柄？！

× × × ×

在夢裏我碰到了我死去了的愛人，
在夢裏我又復活了我往日迷戀的心情。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我要重赴人生的歡宴；
再趕偉大的前程！

在夢裏我又恢復了我往日的癡狂，
在夢裏我又浸入了那無檢無束的浪漫。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只有那不堪回首的碑文
刻在我懺悔的心上！

在夢裏我簡直喪失了我原有的心情，
我忘却了我生命史的前頁，我忘却了時代的使
命。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我要狂飲我生命的酒漿；
我要塗抹去那不堪回首的碑文！

在夢裏我不見了時代，不見了社會，
我看見的只是我赤裸裸的一個孤獨的個人。
到而今，我是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日 出 之 前

我當再投進入山人海——
在滔天的浪濤上使勁地奔騰。

鮮紅色的愛史如今已經灰了。
中世紀傳奇式的英雄只博得人們底一笑。
現時代再不見了 Wether 式的英雄，
Don Quixote 也早隨着時代死掉。
我要將我心頭的熱血在時代的鮮花上灌
澆。

果敢些，我底醒後的靈魂！
用不着再歌唱那死去了的時代的歌聲。
眼前呈現的是一座鬥爭的舞台：
中間的道路已經給屍骨積滿，
除了兩旁的對壘的陣營。

我已該找到了我寄託終身的營盤，

日 出 之 前

我已該騎上了衝鋒陷陣的馬上，
我更應該把住了臨陣殺敵的刀槍。
敵人已經立在我底眼前了，
在迫切的時機中那容我徘徊觀望。

用不着再留戀那鮮紅色的夢影，
更用不着在中途一步一停。
跨下騎的是一匹勒不住的烈馬，
在時代的鞭笞下，
我將突破敵人底陣營！

× × × ×

啊，我如今已經醒了，已經醒了，
這真是我生命史中一次可紀念的信號！
我還想在此留下一點淡淡的跡痕，
描寫我醒後奇突的心情。
假如我還有暇再來看它時，
怕不會成爲我生命史中的笑柄？！

加 鞭

向着跨下馬不住地加鞭，
使牠載着我前奔似箭。
雖然我也知道跋涉的酸辛，
雖然我也懷着溫柔的眷戀。
但是我已不能盲目地久留，
因為偉大的時代已經擺在我們前面。
不聽見麼，這慘痛的呼聲？
不覺得麼，這急激的驟變？
黑暗的天空纔綴上流星點點，
慘白的愁雲又給掩去了半邊。
污濁的塵寰剛纔開始洗滌，
清淨的泥土又給血痕染遍。

自由的歌聲還未貫澈人們底耳鼓，
饑寒的奴隸早給惡魔的鐵蹄踏踐。
但是，你命運的奴隸呵！
時間決不是不變的個體，
人類決不能永受這殘酷的熬煎。
誰相信天上有不滅的彩虹？
誰相信人間有不散的華筵？
蒸汽會促起汽機飛跑，
流水會推動水車盤旋。
請問秦始皇可曾延及三世？
請看威廉帝到底稱雄了幾年？
我們中也許會有個陳涉吳廣，
我們底力量誰說戰不勝現代的威廉？！
我們儘可受敵人的仇視，
我們可不能受敵人垂憐！
時代的意識已經決定了我們，
我們如不甘落後，便得向前。

日 出 之 前

因此我不得不割斷我縷縷的情絲，
因此我不得不霧散我冥頑的癡念。
我惟有向着我底跨下馬加鞭，
讓牠帶着我前奔似箭。
我在馬上幾次倉皇無措，
我也幾次感覺四顧茫然。
但我從不曾萌過退志，
因為甜美的香膠已不能再讓我沉湎。
別了，我底友人！
從此跑上我們底征程，
請到戰場上相見。

玄武湖雪下泛歌

這時候，我想起了春天，那溫暖的春天，
牠是如何幽美而使人沉湎！
牠正像我那失去了的青春，
一樣地芳芬，一樣地嬌豔。

在春天有鶯燕的歡歌，
那正像我有愛我的慈母。
牠們唱的是那樣甜美溫柔，
也正像我母親一樣地慈和。

自從可愛的青春消失過後，
生活便入了這冷酷的殘冬：

從此再感不到了和愛溫柔，
從此生命便成了行屍走肉。

心靈的晦暗也正像這樣的天色，
生活的寂冷一如同這樣的季節。
眼腔永遠是滿掛着淚痕，
熱情也早已宣告了死滅。

我不相信：人間便沒有埋殍着的火山。
我不相信：心靈便沒有埋殍着的夢幻。
我不相信：火山真沒有了爆發的時期。
我不相信：熱情不會像洪流般地暴溢。

起，起，起，向前奔流，向前猛進！
踏破這冷酷的河山，解放我束縛着的熱情。
任冰山如何地大，任雪片如何地飛，
我仍要向前奔流，不縮不畏。

日 出 之 前

站在熱情的頂峯，撲在狂放的浪頭，
我要任情地叫喊，我要任性地遨遊，
縱不能作一個人生的健者，晦氣！
也應該作一個生命的健者，纔值！

狂風喲，暴雨喲，任你們吹來打來，
我要任性地狂奔，那怕生命已不可再！
人生原是這樣模糊，這樣虛幻，
踏破了吧，踏破了吧，這幻滅的殘象。

題若冰底‘夢’

分明是夢影沈沈，
分明是寂靜無聲，
分明是字跡重重，
分明是詩人吟詠。

爲什麼充滿了壯烈的呼聲？
爲什麼充滿了隱痛的哀鳴？
爲什麼聳動着萬千的羣衆？
爲什麼顯聽着悲壯的呻吟？

哦！哦！這是一個新時代的先聲！
哦！哦！這是一個新時代的先聲！

朋友，請努力您底旅程，
藝術的王國業已分崩：
桂冠詩人已入了坟墓之門，
文藝的國土已由平民詩人專政。
要您纔是一個真正的平民詩人，
您底兩肩負有偉大的責任。
努力創造您底生命喲，
莫讓文藝的花園絲毫衰損。

哦！哦！這是一場新文藝的戰爭！
哦！哦！這是一場新文藝的戰爭！

一九二九，五，一九。

A DECLARATION

我如今要實行了，實行了我真實的人生，
朋友，請來！請來鼓勵我，鼓勵我前行！
我好像，好像一個尚未長成的嬰孩，
一刻也離不了，離不了愛護他的母親。

我不願作一個神經質的純文藝家，
我不願作一個冷酷的純科學家，
我更不願作一個偽善的道德家，
我只願憑着心頭的熱血，灌溉時代的鮮花。

眼前展開的是一幅大時代的畫圖，
裏面醞釀着的是一場狂風暴雨。

日 出 之 前

我們應如何選擇呀，選擇自己底道路，△
纔不致，纔不致誤入了紛歧的迷途。△

我們不要再懵懵懂懂，碌碌庸庸，
而今的時代已不容我們態度朦朧：△
時代和環境的趨勢決定了我們，△
我們生命的全流，惟有貢獻給暴雨狂風。

啊，我如今要實行了，實行了我真實的人生，△
朋友，請來！請來鼓勵我，鼓勵我前行！
我好像，好像一個尚未長成的嬰孩，
一刻也離不了，離不了愛護他的母親。

南 操

獨自一人默立在茫茫的黑夜當中，
悲哀的心弦緩緩地在我底心頭低弄；
一陣陣的晚風漾漾地迎面吹來，
一聲聲的犬吠把四週的沉寂鼓動。

聽，鏗鏘地，鏘鏘地，是那兒的琴音？
——曲折，委婉，深沉……
似乎是發自前面深深的幽谷，
更像是發自幽谷中瀟瀟的竹林。

我便緩緩地向着這嫋嫋的琴音奔來，
澄清的“流水”證明我玄想之實在。

日 出 之 前

我雖不是一個知音的子期，
但我却正在慕念着伯牙底高超的形態。

茅屋三椽，旁繞着淙淙的小溪；
叢竹千竿，齊護着窗外的短籬；
稀疏的流光漏射着蕩漾的流水；
斷續的琴音偷渡過窗前的羅帷。

“叮咚”一聲，琴音忽而中止，
低吟聲中，似乎又在咏賦新詩。
你低吟的人兒喲，可是爲聽琴者而終止你底律
呂？
更是否爲了夜之靜謐引起了你底幽思？

我更輕輕地隨着閃灼的燈光步向窗旁，
諷誦聲中滿孕着激昂悲壯；

日 出 之 前

我雖只是片刻地佇立傾聽，
但却已熱烈地震悚了我底胸膛：

“到來的已經是炎炎的夏天，
我還在沉醉着繾綣的春眠：
青年的血行將從此消失，
熱烈的心怎甘被棄於時代之前？”

“燬了吧，我底綠綺！
死滅了吧，我過去的痕跡！
人們到底是一塊有知有覺的血肉，
千斤重壓也應該榨出鮮血滴滴。

“靜夜中我聽見了魔鬼的歌聲，
陰森森地只覺得寒氣逼人，
一切幽夢中沉睡的同夢者呀！”

日 出 之 前

急流灘頭，原不是我們安睡的時分。’[’] 〆

拍地一聲，綠綺似已毀了，
壯烈之歌，纏綿誦至中宵，
霜露侵窗，令我遍體生寒，
林頭夜鶯，又在聲聲長嘯。

四月十六日，一九二九年，

廣州四次。

五鼓聲中

(一)

更鼓已經敲到了五更。

你昏睡的人們喲，

醒！醒！醒！

這是黎明之前，

黑暗與光明的搏鬥聲。

聽啊！梆，梆，梆，……這不是光明的前進之鼓？

聽啊！鐘，鐘，鐘，……這不是黑暗的後退之金？

一切都在象徵着——

未來的佳報喲，

宇宙之翻騰！

未來的佳報喲，

日 出 之 前

宇宙之翻騰！

(二)

更鼓已經敲起了五更。

你昏睡的人們喲，

興！興！興！

這便是黎明之前，

光明的頌聲。

聽啊！吱，吱，吱……雀兒在噪；

聽啊！喔，喔，喔……鷄兒在鳴；

一切有生之倫——

都在渴慕着，期待着

未來的光明！

都在渴慕着，期待着

未來的光明！

(三)

日 出 之 前

夜之神已披着黑暗的羽衣在逃，
貓頭鷹喪失了勇氣不敢再叫。
趁熱鬧的曼陀羅彫謝了伊底花朵，
裝飾黑暗的小星也在作着最後的返照。

哦，是一切舊的腐敗的死亡的時候了！
哦，是一切舊的腐敗的死亡的時候了！

(四)

光明之神，披上了柔和的衣裳，
太陽之神，輻射着燦爛的光芒，
微風帶來了嫋嫋的清香，
無聲的音樂在空中蕩漾，

哦，是一切新的美麗的到來的時候了！
哦，是一切新的美麗的到來的時候了！

分裂以後

朋友呵，我謝你深情，
你那鋼鐵般的意志確定了我底人生：
我們惟有剛毅果敢，
奔趕着偉大的時代的車輪。

忍受是奴隸們底血性，
頹喪是弱者們底行爲；
我們有我們健全的人格，
怎甘居奴隸的身分？

不怕耿耿虎視的環境，
只怕站不穩自己底腳跟，

日出之前

遵循着真理之途以向往，
便是我們無上高尙的行徑。

我們有我們底人性，
否定人性的便是獸性；
我們有我們堅確的信仰，
反對我們底信仰的便是我們底敵人。

非敵即友，已成了現代人底兩極，△
袖手旁觀，只顯得可笑，可憐，可氣。
要知道惡獸的眼中分不清皂白，
獸性發作時也一樣要被吞嚥。

與其作個雲母而晦暗，
勿甯作個水晶而透明，
氫氫火雖猛烈無比，
也化不得強固的真金。

日 出 之 前

用不着譏刺的笑聲，
用不着沉痛的哀音，
我們還得鼓舞我們底勇氣，
看哪，四週的浪濤正在向我們飛奔！

且交換我們底血誠，
且把定我們底信仰，
縱令是萬仞的高牆，
怎能把洶湧的血潮遮擋？

象牙塔外

是一座幽秀的幽秀的山林之下，
遍開着馥郁的馥郁的秋野之花。
森林旁環繞着一帶淙淙的流水，
森林下建築着一棟詩人的住家。
森林上浮現着一朵燦爛的金光，
那便是傳統的傳統的象牙之塔。
有一個粗豪的粗豪的蓬髮少年，
生長得生長得那樣地雄偉壯大。
獨自地獨自地挺立在象牙塔外，
對着她對着她是那摩手舞足劃。
似乎是似乎是唱着粗豪的歌聲，
也似乎也似乎發着不平的怒罵：

“我不是麻木的麻木的工程師，
不會給帝王們建築起宮廷壯麗。”
這是挺立在象牙塔外
那個粗豪的少年唱的：
“我只會建築起平淡的民房，
在大多數的民衆聚會之地；
我只會建築起質樸的布幕，
給可憐無家可歸的窮人棲息；
我只會建築起黑暗中的燈塔，
使萬千的迷途者有所認識；
我只會建築起暴風雨中的路亭，
使窮途無告的戰士暫得迴避。”

“我不是無知的無知的園丁，
不會給富兒們佈置起花園新奇。”
這是挺立在象牙塔外

那個粗豪的少年唱的：
“我只會佈置起自然的公園，
供萬千的工農休息；
我只會佈置起公共的劇場，
給整日工作的人們遊戲；
我只會佈置起公共體育場，
給勇敢的戰士聚集；
我只會佈置起廣大的懇親會，
使妻離子散的人們有攜手的時機。”

“我不是我不是桂冠的詩人，
不會唱出那靡靡之歌。”
挺立在象牙塔外的
那個粗豪的少年唱着：
“我只會把我底歌聲，
從民衆的心中濾過；
我只能把大多數民衆的痛苦，

向着他們自己訴說；
我只能把詩人不接近民衆的惡習，
儘着我底可能擺脫；
我只能指示迷途的小羊，
去作他們歷史的工作。”

“我不是我不是落伍的文人，
不會作出那歌功頌德的詩文。”
這是挺立在象牙塔外的
那個粗豪的少年底歌聲：
“我只會叫出不平的粗音，
那是大多數民衆的心的反應；
我只會寫出痛苦的掙扎，
那是勞苦羣衆的淚跡血痕；
我只會唱出社會的矛盾，
那是不合法的組織崩潰的原因；
我只能準備着改革的魄力，

這是現代人應有的責任。”

時間已經是黃昏時分，
斜陽一抹，已將從林頭消隱。
塔中仍響着靡靡的音樂，
似乎是歡迎着黑夜的來臨。
粗豪的少年已經停止了歌聲，
鼓起步伍向着人羣中狂奔：
左手持着一面鮮豔的旗幟，
右手把着一盞燦爛的孤燈。
靜謐的空氣立刻爲之鼓動，
沉睡的居民又已爲之驚醒。
趁着偉大的時代的車輪，
他在開始創造那未來的光明。

一九二九，六，一四。

陣 前

——獻給自己——

活過了活過了二十餘年，
歷盡了歷盡了苦辣酸辛；
我也曾看見過豺狼當道，
我也曾看見過虎豹成羣；
我也曾看見過撒旦肆威，
我也曾看見過強盜殺人。
啊，我願作個勇敢的戰士，
騎上長征馬向敵營裏狂奔。

一切柔情與愛戀呀，別了！別了！
一切悲哀和煩悶呀，別了！別了！

日 出 之 前

弱肉強食的時代談不上戀愛，
啼饑號寒的社會怎忍心溫飽？
趁着我還有這熱血滿腔，
休讓它爲悲哀而任情虛耗。
我願把生命造成一枝蠟炬，
爲人類爲社會的光明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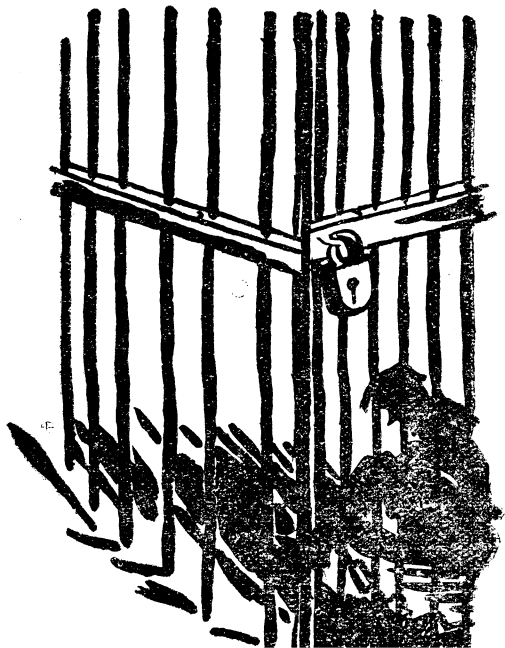
血兒呀，不要奔流，
心兒呀，不要跳動，
肉兒呀，不要顫戰，
淚兒呀，不要涵湧，
三叉路口，應該尋出自己底出路，
兩軍陣前，是敵我底生死關頭。
怕什麼生命會變成飛烟，
最後一剎那，也得鼓起餘勇。

——一顆鮮紅的子彈飛來，

日 出 之 前

我開着口兒吞飲，
牠在我肚中起了變化，
我底軀壳似乎再難立穩。
一口憤氣從我口中飛了出來，
箭一般地奔向敵人底陣營，
熱血纔從口中奔出——
啊，這是我理想的最後一瞬。

獄中之什



火種·····	65
給征鞍上的戰士·····	73
幻滅的幽夢·····	76
二姐·····	81
奉安之辰·····	88
棉被·····	98
綠衣人去後·····	107
南國的棉襖·····	112
總理像前·····	117
別的前夕·····	127

火 種

——送弄潮出獄

是這樣，是這樣晴空一碧的初秋：
白雲幾縷披拂着囚徒待死的西樓，
炎熱的氣息還鼓着最後的餘勇，
驕傲的太陽高懸在蔚藍的蒼穹。
我從丈方的小地漫步歸來，
帶着倦後的雙眼——迷離惺忪，
我斜臥在破舊的被鋪上面，
依稀步入了一個奇異的夢境之中：

啊，宇宙又是第二次的混沌，
萬物正期待着從新創造：

日 出 之 前

電氣正在黑暗中奔流；
狂風正在曠野上怒號；
暴雨發出了“殺殺”的聲響；
急雷鼓噪着驚人的咆哮；
稀疏的流星消滅了牠們底光輝；
炎炎的太陽停息了牠底照耀。

Jupiter 帶領着全宇宙的精靈，
披着光輝的衣裳在黑暗中進行。
他們肩頭都負着鋒利的鋤頭，
有的手中還把着利銳的斧斤。
一路上急雷成了他們底戰鼓，
怒吼的狂風成了他們底號聲，
他們有意要作宇宙的主人，
他們立志共同來創造新的光明。

開始他們創造了一個光明的太陽，

獄 中 之 什

太陽的光芒立刻照遍了宇宙，
宇宙中充滿了殘破的星球，
星球上殘存着前代的骷髏。
精靈們把它們高高地堆積成堆，
再將它們裝成了一簍一簍，
然後慢慢地運向滔滔的洪流當中，
讓它們在洪流中自腐自朽。

雨仍是不斷地打着，
風仍是不斷地怒吼；
雖然已有了新的陽光，
但一切還未曾造就。
淒風苦雨的聲音，
正泛溢着全個宇宙，
一切尚戰抖在滔滔的洪流當中！
一切尚沈浮在滔滔的洪流當中！

日 出 之 前

驀地裏飛來了一聲驚人的怪響，
平空地又浮現出一朵豔麗的金光。
這金光立刻凝成了一個龐大的固體，
這固體環繞着串串奪目的彩環。
據說這便是新造出來的地球，
但已不似那殘破的星球一樣：
這兒隔絕了淒風苦雨的聲音，
這兒也沒有滔滔的洪流泛濫。

大地仍給 Eros 管理，
一切都由他重復創造起：
他創造了平靜的海洋如鏡，
他創造了青翠的山林欲滴，
日月都已有了美麗的光輝，
萬物都已有了活躍的生息，
一切都含着甜蜜的笑容，
宇宙充滿着健旺的活力。

但是新興的人類還未曾長成，
魔鬼又已扶起了前代的骷髏：
牠們又用着舊時的法典
來把新興的世界佔有。
新興的人類羣遭了殺戮，
光明的世界又顯得煙霧迷濛。
牠們步入了秦始皇的舊夢：
企圖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長久。

Prometheus 對此頗覺悲哀，
他憤恨前代的骷髏又佔有了光明的世界。
因為在魔鬼治下的人間，
光榮的史蹟都會慘遭破壞。
他走到 Olympus 盜來了一個火種，
要將這慘酷的人間燒個痛快，
他在歸途中唱了一個憤恨的哀歌，

歌聲中也有一種烈火般的東西存在：

“那一年，那一年有一羣宇宙的精靈，
費了千辛萬苦纔把光明的太陽造成。
他們更創造了一個新穎的地球
以及平靜的海洋與山林。
他們又種下了萬千甜美的花果，
雖然還未形成美麗與芳芬。
那時候他們真不知掉了多少的汗淚，
汗淚中也不知含有多少血液的成分。

“啊，血與淚豈容易流，
爲的是有個甜美的希望在後頭，
縱令是犧牲了幾個健兒的頭顱，
那原是意想中應有的籌謀。
試問那一個笑中沒有淚？
試問那一個燈光沒有油？



前代的骷髏隱向後奔跑，
魔鬼底頭上也有熱烈的火花掠過。

他們要在淚水中尋求歡樂的代價，
他們要在痛苦中找尋光明的報酬。

“但魔鬼却扶起了前代的骷髏，
前來破壞了他們美滿的計劃。
骷髏們重複來支配了人間，
新興的人類又被踐踏在牠們鐵蹄之下。
我願毀滅了這個染污了的地球，
用這一朵熱烈的煥發的火花，
直到人間的穢跡燒盡，
直到前代的骷髏物化。”

地球上已燃燒起了熊熊的烈火，
人間的穢跡已給毀滅了許多，
前代的骷髏隱隱向後奔跑，
魔鬼底頭上也有熱烈的火花掠過。
驀地裏一聲驚人的怪響，

日 出 之 前

枯涸的地球早給火花炸破。
但我却也因此猛然驚醒，
原來是斜陽一抹，正射中了我底眼窩。



儘這樣，儘這樣短詩幾行，
算代替了我餓別的酒漿，
其實您又何嘗不是一個“火種”，
當您再插足於魔鬼盤據的屠場。

我底心境是這樣地不甯，
當我聽得了您“離絃上的心聲”。
請候着我這落伍的伴侶，
我心頭的烈火正是助起您燃燒的殘薪。

註：本詩故事取材希臘神話：

給征鞍上的戰士

這殘缺處，這殘缺處，我爲您綴上數言，
——既沒有酒的香味，也沒有詩的纏綿。
朋友，請原諒我，原諒我這質樸的手尖，
還有，請原諒我，原諒我這簸動的心弦，
我是這樣糊塗，自然作不出堂皇的詩篇，
我是這樣窮窘，自然說不到餞別的酒筵。

這算是儘少的禮物點點，
呈向您騎着的長征馬前：

休渴慕虛妄的同情，
莫崇拜夢裏的光明。
告訴我，人間可曾有過這樣的奇境：

日 出 之 前

不經相當的鬥爭而光明自會降臨？
請看黃色的空氣已經籠罩了我們三年，
我們可曾找到過一點同情？

一切幸福惟在自己底力量中找尋，
自身的力量纔是光明與同情的結晶；
人世便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戰場，
誰有閑情再來顧及他人？
一切的幸福與自由的渴慕者呀！
請把你們底視線轉向你們自身。

要靠着你們這樣的視線，
纔可以看透你們怯懦的心境；
要靠你們這樣的視線，
纔可以促起你們果敢的靈魂。
人底行爲惟有自己底意志可以監督，
勝利？失敗？——勇敢？消沉？

最可怕呵，看着自己底軀殼朽腐，
最難堪呵，察覺自己底心地模糊。
我們要不斷地給與自己軀殼以鍛鍊，
我們要不斷地灌輸自己靈魂以滋補。
人們到底是一塊易受養化的頑鐵，
正需要不斷地給與它光明的電鍍。

朋友，人世原多猙獰的虎狼，
但也有披着花皮的蛇蠍，
我們原應該反抗現實的鞭打，
我們更應該提防精神的誘惑。
從此步上人生的街頭，
我們有的只是淚和血。

一九二九，六，二八。

幻滅的幽夢

啊，是那兒飛來的一陣花香，
這香味似木犀亦似海棠。
但這兒分明是一座人間的地獄，
牛屎堆中那能望它醞釀芬芳。

我連忙向着左右搜尋，
畢竟發現了花兒一朵。
孤伶伶似乎含着愁容，
羞答答又像怕來見我。

我想來也不覺傷悲，
我以前也愛過花中的魁英；

但現在是鐐銬加身，
花兒見我也顯得幾分憔悴。

我家中有一個花園，
春夏時羣花開遍；
尤其在晴明的清晨，
她們更開得馥郁鮮妍。

我也愛奇麗的牡丹，
我也愛濃郁的丁香，
我也愛深紅的芍藥，
我也愛含苞的海棠。

我底姐姐特別愛花，
我底愛花瓣便是因她養成：
我和她每日在羣花之中遊戲，
從清晨一直要到黃昏。

我底姐姐天資分外聰明，
她尤其長於各種技藝。
開始我學會了編織繡球，
接着我又學會了各種遊戲。

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天真爛漫，
悲哀的重担還不會加到我底身上。
我底姐姐雖然比我長得三齡，
但是她底心境也還和我一樣。

可是快樂之神到底別離了我們，
我底姐姐不久便嫁給了一個男人。
我底心頭從此披上了煩惱之網，
縱有美麗的花園也不能把我底苦痛卸盡

說來姐姐底丈夫也太殘酷，

他對我底姐姐常要加以侮辱，
雖然我常常爲我姐姐懷抱不平，
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除了向着母親哭訴？

我底父母都持着命運之說，
他們說這些都是姐姐底命薄。
他們說“我們不能反抗命運之神，
如果反抗必定得不到好的結果。”

可憐我姐姐底苦痛日日加重，
她終身的幸福便給“命運”斷送。
我在當時雖然沒有表示什麼，
但我心頭從此便種下了一顆反抗社會的孽
種。

這花兒勾起了我舊日的情思，
我想我底壯志也許還未消失。

日 出 之 前

雖然我底身子早已失却了自由，
也許正因為不自由而激發了我底狂意。

花兒喲，我謝你，謝你，
你帶我到童時的王國漫遊了一遍。
雖然我底心情早已硬如鐵石，
但這幻滅的幽夢也能令我幾度留戀。

二 姐

家中寄來了一紙短簡，
告知我二姐最近的病況。
這消息勾起了我舊日的情思，
平靜的心中又起了一個小小的波浪。

我底姐姐們大家非常愛我，
她們都是我童時的媼姆，
自從大姐出嫁了人家，
贖下的便只有二姐一個。

說起來二姐真是一個不幸的女人，
在灰色的空氣中消磨了她底青春。

只因爲舊禮教底吃人的惡毒，
種下了她終身的不治的病根。

那時我家已經搬入了城中，
在熱鬧的街旁開了一座商店，
店後也有兩間侷促的小房，
但終年也不得與天日相見。

這房間真像一個烏籠，
黃色的空氣比監房還要沉重：
潮濕的泥土終年難得乾燥一時，
泥濘的氣息使人疑爲狗洞。

二姐便住在這樣的一間房中，
戶外的空氣她一點也無緣攪動。
雖然母親有時叫她出門走走，
但父親終覺得母親未免放縱。

這樣地生活了不到兩年，
二姐底身軀竟起了劇烈的改變：
起初本只是病弱與瘋癱，
漸漸便僅有閃灼的生機一線。

經過了長期的拜佛求神，
二姐底病症并不曾減輕毫分。
藥餌也不知服了多少，
纔救出一條殘喘的性命。

性命雖然已經得救，
但二姐已不是從前的二姐。
背上已經隆起了高高一駝，
身軀也矮小了不知好些。

那時我已開始了唸書，

不能與她如前地居住。
雖然早晚仍在家中廝混，
但也禁不起父親底監督。

城中忽然起了恐怖的兵荒，
許多的商店都已結了總賬。
我底父親也把店門暫時關了，
復回到我們原來的故鄉。

鄉間的景色給與了我們多少清新，
田家的風味分外地覺得宜人。
我們忘記了那原是我們底故鄉，
只覺其燦爛，只覺其光輝。

經過了短期的田園生活以後，
劫後的二姐竟已能夠行走；
但背上還是隆起高高的一駝，

身上也只賸下一具皮包的骷髏。

她底青春已隨着幾年的病痛逝了，
憂苦的心境促着她分外易老：
面孔只是可怕地慘白，
額上也長了縐紋不少。

不久又到了那晦暗的房中，
一切都照着從前的活動；
但她臉上却滿罩着悲哀，
心中似乎也有了無限的隱痛。

父親底意思不再叫她嫁人，
我也覺得這是正當的理論，
但我心中却有一個大的問題：
上帝，她將如何度過她底終身？

日 出 之 前

這問題幾次引起我底構思，
但終未曾想出一個解決的法子。
我總覺得意外地難安，
雖然人生的鮮花也許早已在她心頭枯死。

而今又聞到她這樣的病耗，
引起了我心中一段深深的紛擾，
我真想立刻跑到她底面前，
假如我可以解除我現時的鏹鏹。

但是，二姐嘍，這可不能，
並不是我沒有想念您的真情，
我底身上還帶着殘酷的枷鎖，
我底心頭正負着滑稽的罪名。

請待着，時候自會到來，
沉悶的葫蘆總有一日可以打開。

要知道您底枷鎖不只您一人所有，
您底後面有萬千同樣的可憐蟲在。

我沒有方法單來解決您底靈魂，
因為社會的意識已佔據了我底全身：
請看悲慘道上的人們多少，
那一個不是您同樣不幸的命運？

我想解決您，我也想解決我們底社會，
我更想解決自身無限的悲哀。
請待着，時候自會到來，
沉悶的葫蘆總有一日可以打開。

家中寄來了一紙短簡，
告知我二姐最近的病況。
這消息勾起了我舊日的情思，
平靜的心中又起了一個小小的波浪。

奉安之辰

I

我斜倚在鐵窗的近旁，
眼望着不可見的今日的北方。
心中浮現着莊嚴的序幕，
耳邊微鳴着壯烈的聲響。
忘却了我現在囚徒的地位，
消失了許久以來頹喪的容顏。
我好像已成了一個自由的人兒，
——在一個轟轟烈烈的會場：
持着一面小小的紙旗，
和許多許多的民衆一般，
對着一座莊嚴的靈台，

揮着無數無數的花環。
啊，啊，這萬千面紙旗，
這萬千個花環：
風一般……雨一般……
浪一般……潮一般……
在空中不住地飛揚，
在眼前不住地飄蕩，
啊，啊，風一般……雨一般……
浪一般……潮一般……
一切跳躍着的脈搏都停息了，停息了，
只聽得一個微弱的吵吵的聲響。

靈臺中掛着一幅莊嚴的遺像；
靈臺前扎着一座美麗的花床；
靈臺上佈着“天下爲公”的字樣；
靈臺後燃着氤氳繚繞的椒香。
臺上也擁擠着多少的頭顱，

日 出 之 前

指揮部設立在臺的中央，
傳音筒中傳出“停止”的聲音，
靜默的空氣即已充塞了全場。
我也隨着大家默念致哀，
我也隨着大家鞠躬三番，
但我并未聞得一句演詞，
却已聞得了如雷的鼓掌。
當我隨着大衆出時發，
我纔發現了我底腳鏢“叮噠”。

哦，偉大的國典！
哦，莊嚴的國典！
哦，可紀念的今日！
哦，不能忘的今日！

心中沉浮着無限的悲哀，
夢一般的景色業已消失，
火一般的愁情再又襲來。
我底奇異的心境呵，
依舊是鼓着在，跳着在；
我底奔流的血液呵，
依舊是泛着在，湧着在；
我底無限的淚泉呵，
怎得不洶湧而澎湃？
我底火一般的熱情呵，
怎得不變化成飛灰？
總理，當着您底奉安之辰，
我不能親臨奠拜。
惟一的對您的禮物呀，
——便是這血淚滿杯，
愁腸滿懷。

是的，我只有血淚滿杯，
我只有愁腸滿懷。
因為我底事業已成畫餅，
因為我底熱情已成寒灰。
我再不能把我健全的體格恢復，
我也不能把我胸中的迷霧撥開。
我只能如春蠶般地一縷縷吐出我底心絲，
我只能如蠟炬般地燃燒着對人類社會的宏愛。
但我還不願意辜負了我天賦的硬骨，
我不願把我對革命的決心淘汰：
只要我底血液一刻還溫，
我這對人類的愛火絲毫不讓它頹敗。
只要我底生命一息尚存，
我這對革命的忠心絕不讓人損害。
那一刻我希望之火花不光華燦爛？
那一刻我生命的怒潮不奔騰澎湃？
總理，當着您底奉安之辰，

我不能親臨奠拜，
惟有掬出我心頭的苦汁，
與您底軀殼同埋。

縲紲生涯已經棲遲了我三年，
那一日我不在希望的香醪中沈湎。
我堅信着有志竟成的格言，
我期待着苦汁之後的甘泉。
我想起了您老在倫敦的被難，
我想起了摩西在埃及的逃亡。
您們都是人類的導師，
您們同具創造的榮光。
我不應便從此心灰意冷，
革命的精神我更應砥礪完成；
我不相信海底的珍珠，
永遠沒有再見天日的時分。
我爲我底命運築成了反抗的戰壘，

我是永遠堅持着我底陣腳，
縱會是千軍萬馬的奔騰，
我也不會有一舍的退却。
我願作個顛連的楚鳥，
三年間匿跡而消聲；
待到羽毛豐滿之時，
我便要一飛冲天，一鳴驚人。
雖然我受盡了殘酷的待遇，
雖然我受盡了無理的鞭撻，
可是我并不會半點屈伏，
因為我底行爲是這樣光明正大。
總理，當着您底奉安之辰，
我不能親臨奠拜，
一股熱淚却已湧上了我底心頭，
因為我已不能再忍耐。

四年前，四年前的今天，
那時您纔與世長辭：
我一方面滿蓄着哀思，
一方面我又覺着歡喜，
因為那時全國的民衆，
都已深刻地，深刻地認識了您，
他們也深刻地，深刻地認識了革命，
他們正準備着，準備着解放自己。
就在那時，我便離別了我底故鄉，
我擺脫了家庭和戀愛的姑娘，
我想着革命不成便談不到家庭的樂趣，
社會制度不改革也說不到愛的醇芳。
顧不得個人底利害，我跑到了革命的首區，
我底果敢是因為我抱着滿腔的熱望：
我想人類或將從此平等，
我們孱弱的民族或將從此解放。
然而，費盡了，費盡了我底心血，

得來的却是今日的報償。
我還在期待着您底一點靈光，
或會把我底靈魂解放。
癡情的期待看看又是三年，
滄桑的世局又已幾經幻變，
趁着您底奉安之辰，
我來吐訴我心中的幽怨。

IV

僅這樣，僅這樣短短的幾年，
殘酷的面貌被我們窺見了多少。
他們以前都戴着革命的招牌，
現在也還在唱着革命的論調。
但是他們底原形——
却給我們發現了，發現了。
他們都是些殘民的惡獸，
他們都是些自私的怪鳥，

獄 中 之 什

他們心中却有個共同的原素，
那便是“陞官發財”的血潮。

啊，啊，這不是您底遺教！

這不是您底遺教！

這是中國傳統的法寶。

您在革命途中奔走了四十年，
您底事業建築得偉大而崇高；
但是您底信徒們呵，
却如此地不肖，如此地不肖！
唉，我不能多寫了，不能多寫了，
我底淚已竭，心已槁。
我底心頭如怒火把我底全身燃燒。
趁着您底奉安之辰，
我在此北望拜倒，

北望拜倒……

寫於總理奉安日。

棉 被

郵途中停了快兩月的包裹已經寄到，
這是從家中寄來的一床棉被。
雖然我不喜歡那硃 標色的被面，幸好
還很柔軟，因為它澈頭澈底都是新的。

我把這新寄來的棉被蓋在身上，
不知怎的我心頭感覺一種幸福。
因為我從小蓋的棉被便硬得難堪，
而且總是破了又破，補上加補。

四年前我從家裏奔跑了出來，
一點重要的行李也不會攜帶。

一來因為我是想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二來因為那時的天氣也實在熱得難耐。

入伍時發的又是兩床軍毯，
當然沒有蓋得柔軟的棉被，
這也是因為軍人生活是那變流浪，
槍枝子彈而外帶不了多少行李。

這三年過的都是冷酷的牢獄生活，
身邊所有的仍是帶來的兩床軍毯。
我又不敢向窮苦的家庭多所要索，
就只用這兩床軍毯在與嚴寒作戰。

如今忽然蓋上這樣柔軟的棉被，
我當然要感覺說不出的幸福；
因為這不只是三年苦痛生涯的反響而已，
而且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舒服。

日 出 之 前

我把棉被緊緊地擁在我底身上，
同時我還像愛人般地吻了幾吻，
我在上面不知怎樣竟覺得奇香，
好像是一種溫柔的女性的氣味。

以後的心境却也漸漸變換，
從女性的氣味變成了苦痛的感覺；
因為我已勾起了不少的旁的設想，
我覺得這是建築在他人苦痛上面的快樂。

我想我底父母蓋的也許還是舊被，
把新製的鋪蓋反要寄來給我；
同時在製這被鋪時一定還費了許多心計，
因為窮苦的家中不會有多少閑錢存着。

也許爲了這床被蓋家中還得忍饑挨餓，

但是他們又不得不顧全這空洞的面子，
“打腫臉來充胖子”二哥信上不這麼寫過：
“也只是希望你有回家的一日。”

如今已經到了我快要脫離苦海的時候，
在理我是該到家中去與他們見面一次。
但是故鄉的情況不正在鬧過不休，
到底能夠回家嗎？尚是一個問題。

雖然我也想到家裏去聚會一回，
只要故鄉的情況能夠平靜一下。
但是瀏陽，長沙不正在如沸如騰，
聽說那些地方簡直是殺人如麻。

與其中途把命兒輕送，
到不如硬着心腸暫時不回家去，
因為老父老母也是想見一見他們親生的骨肉，

并不是希望兒子出獄後死了算數。

况且在我底身上還負着一樁重大的使命，
這使命并不是歸家去所能了結；
我已下過了“爲革命犧牲一切”的決心，
這決心不正在需要着我洶湧的熱血？

我不能爲家庭的絆馬索把我絆倒，
我不能因爲父母的私情把我底使命放棄。
我底前途既經堅確地決定了，
我便要用我堅強的生命力奮鬥到底。

我不是對我底父母們忍心而無情，
實在是私情與公義有時是對立的兩件事。
若是我爲了私情而放棄了我底決心，
那便是引導我底生命走向絕地。

但是我又不能不需要他們底接濟，
因為我現在還處在四路無門的時候。
雙親，這不是我有意在欺騙你們，
我呀，我也有一層隱痛在我底心頭。

其次想到的便是還寄押在分監的若冰，
他刑期早滿了一月還沒有出來。
我無時無刻不在期望他底好音，
期望他早日脫離那地獄的苦海。

他底行李當然要感覺不夠，
他身邊帶的也只有兩床單薄的軍毯。
在這樣一天比一天寒冷的時候，
不知他將怎樣渡過這淒冷的時光。

去年這時我們正相聚在一塊，
我們底生活正親密得不能分離。

日 出 之 前

我們整天的生活總是喜笑顏開，
我們底一切都已溶合在一起。

我們雖然每個只有兩床軍毯，
但我們却有着好的解決方針：
我們把四床合做成一床，
我們相互抱着腿兒就寢。

就這樣，我們渡過了一個冬天，
在甜蜜的濃郁的友愛之海裏；
到如今算起來已經又快一年，
但是我和他呀，已經是西散而東離。

如今又到了別來一年的寒冬，
家中已爲我寄來了這新的棉被，
我怎能不生一番深的感動，
在我這稚弱而易感的心裏。

假如他現在還在我身邊，
我們不正好共同蓋這樣的棉被？
我們不一樣還可以相互擁抱着腿兒，
在這樣北風入戶的淒冷的晚夕？

現在我正埋頭在這溫暖的被中，
他却在單薄的軍毯裏忍受北風的淒冷。
在我這脆弱而易感的心頭，
怎能不起一番不能寧靜的感情？

命運呀，這是你偉大的威力的賜與，
你使我們聚攏來又把我們分離。
冰噉，恨我們已作了命運的囚虜，
在天涯海角處傳導着我倆的嘆息。

這棉被溫暖了我底肉體，

日 出 之 前

但却冰冷了我底內心：
因為我忘不了為我忍饑挨餓的家庭，
我更忘不了正在吞飲北風的友人。

我從溫暖的棉被裏鑽了出來，
一縷月影正投在新糊的壁頭。
陣陣寒風吹得我冷的難耐，
我為我冷了的內心呀，抑不住我底淚流。

綠衣人去後

——獄中讀李君底情書集以後寫——

啊，夢一般地，夢一般地，在我眼前飄過
這甜美的，悒鬱的，愛的流波。

我，我可以讓我跳躍的心靈鼓破；

我，我可以讓我簸蕩的淚泉滴落；

但我可不能呀，止住我心頭的高歌。

只一次，只一次，像是萬花如錦的時候，

黃浦江上有血片似的桃花飄浮：

那時候我也曾和現在一樣，

澎湃的心潮在我底心中跳蕩，

這沈悶的淚泉呀，如今又顫戰了我底詩喉。

日 出 之 前

綠衣人，綠衣人，綠衣人，綠衣人，
你帶來了這大束的殘留在紙上的淚痕。
你已是不負責任地去了，
遺留下這無限的苦惱，
不怕人會因此而消魂？

她，我不會接觸過她底俊俏的容顏，
她，我不曾有過一次誠懇的拜訪；
但和愛的微風從我眼前飛過，
不住地蕩漾着我底心河；
不便是她美麗的，縹緲的衣衫？

她，我不會諦聽過她底清悅的歌聲，
她，我不會接觸過她底沈悶的心境。
但這從心坎中流出的愛的圖畫；
但這從紙面上爆發的生命的火花；

不活畫出她底容顏現已凋損？

啊，他，啊，她，啊，她，啊，他，
這其間的距離有多遠多大：

一邊遙望着天末的孤鴻；

一邊憧憬着舊日的幽夢；

在此暮秋時節，三五飛鴉點綴着這一片流沙。

誰說這不是暴風雨中的浪花？

誰說這不是大時代中的烟霞？

這縷縷如絲的沸熱的深情，

隱蔽着一個勇敢無畏的心靈，

會鼓舞着革命的健兒無限地煥發。

放着美麗的面龐爲什麼不讓你親近？

放着芬芳的醇酒爲什麼不讓你傾飲？

放着起伏的胸脯爲什麼不讓你投奔？

日 出 之 前

放着幽靜的愛河爲什麼不讓你突進？
啊，上帝，有誰能答復這不斷的疑問？

爲什麼我們要面對着粗大的藤鞭？
爲什麼我們要身負着殘酷的鎖鍊？
爲什麼我們只能沉浸着無盡的黃昏？
爲什麼我們只能飽蘊着滿腔的苦悶？
我們要把我們底心靈公佈在大時代前。

我們不把捉時代，時代會逼迫我們，
我們不防止洪水，洪水已浸入我們底家門。
在滔滔的洪流中有無辜的頭顱飄浮；
在深深的黑暗裏有撒旦的聲音怒吼；
看哪！伙伴們，前面已唱起了悲壯的歌聲！

在隔絕中會飄蕩出我們生命的溫泉，
在苦悶中會張開了我們復仇的怒眼。

獄 中 之 什

我們要一槍槍刺入敵人底深心，
我們要一陣陣衝破敵人底營壘，
看哪，伙伴們前面已燃起了熊熊的火燄！

我們要步着這悲壯的歌聲與熊熊的火燄，
不要再怯懦地畏縮不前，

在奮鬥中纔找得到光明的太陽，
在苦痛中纔奪得到勝利的榮冠，
看哪，伙伴們，前面已有了我們底曙光一線！

Nov, 8, 1929。

南國的棉襖

——一個囚徒的自述——

朋友，你大概也知道嶺南的夏天，
你大概也知道那炎熱的威嚴；
但你們有的是冰淇淋與電扇，
你們定嘗味不到我這樣的熬煎。

聽說是有名人到來演講，
我們被命令着披上衣裳。
他們說，如果不是這樣，
那便有碍於公衆的觀光。

我也有人們固有的本性，

我也有人們愛美的感情，
雖然天氣是這樣的炎熱，
我也不願意赤裸着我的半身。

假如我也有一件汗衫，
縱令是古舊抑是破爛，
但我總會把牠們整理，
作為我目下唯一的衣裳。

可是我沒有一個朋友為我探望，
也沒有一個親戚替我可憐，
我又失掉了為自己生產的權利，
我便不得不忍受這樣的熬煎。

發令者自有他們底權威，
囚人們底苦衷他們那會過問？
他們有的是殘酷的籐鞭，

他們有的是粗重的鎖鍊。

但命令已經下了，
我知道這又免不了又一次煎熬：
我只得把我板上的枕頭拆開，
那裏面包藏着一件破舊的棉襖。

我把棉襖披上我底肩頭，
一股熱氣已把我底神經刺透，
但我也顧不得劇熱與恥笑，
雖然我底汗珠只是如水般長流。

演講的時間真是久而又久，
計算起來，怕有三個鐘頭，
我在人叢中簡直一動也不可能，
雖然我底汗珠已將我底棉襖濕透。

獄 中 之 什

我幾次在場中熱得要暈倒，
但我四過的難友又都不敢聲張，
因為如果因此把場中的秩序擾亂，
那藤鞭的味道又該飽嘗。

現在事情已成過去，
那講演者底音容早已模糊，
但我腦中却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那便是那天所受的痛苦。

你看我底身體也有這高這長，
我有相當的力量，也不愛偷懶，
但我却不得不飽受這樣痛苦中的痛苦，
因為我們底社會不讓我去生產。

朋友，你大概也知道嶺南的夏天，
你大概也知道炎熱的威嚴；

日 出 之 前

但你們有的是冰淇淋與電扇，
你們定嘗味不到我這樣的熬煎。

總理像前

(一)

我底身時常坐在這幽暗的房間，
我底心時常跪在您底面前；

我底心時常跪在您底面前，
哭訴着我胸中無限的幽怨：

(二)

那一年，那一年的初秋，
是革命的熱潮正洶湧澎湃的時候；

是革命的熱潮正洶湧澎湃的時候，

我便被蕩漾到無際的海中。

(三)

是一個晴空一碧，萬里無雲的早晨，
我別離了我親愛的母親；

我別離了我親愛的母親，
是憧憬着當時的夢境。

× × × ×

母親送了我一程又一程，
直至不能再送的時分；

直至不能再送的時分，
她纔吐出她沉痛的哀音：

× × × ×

“我底兒，你底前程我也不能阻撓，
因為夢裏的天國正在向你微笑；

獄 中 之 什

“雖然夢裏的天國正在向你微笑，
可也不要忘却了母子離別的今朝。

× × × ×

“我底兒，你底熱情也不要漲得太高，
因為無情的地獄正在向你猶笑；

“雖然無情的地獄正在向你猶笑，
可也不要忘却了母子離別的今朝。”

(四)

一個星月皎潔，銀河在天的晚夕，
是我和我摯愛的人兒話別的時際；

是我和我摯愛的人兒話別的時際，
深夜的秋蟲也為我們底離情悲泣。

× × × ×

日出之前

我和她盡心地談了又談，
直至彼此底肝腸欲斷；

直至彼此底肝腸欲斷，
她纔吐出她底衷腸：

× × × ×

“而今的世界原是魔鬼的戰場，
什麼革命，都只是騙人底花樣！”

“什麼革命都只是騙人底花樣，
我底人兒，您可別作了受騙的羔羊！”

× × × ×

“革命的假面已給事實揭破了多層，
真的革命思潮還剛纔顯影露形，

“真的革命思潮還剛纔顯影露形，
我底人兒，您須要認清您自己底途徑！”

獄 中 之 什

(五)

我終於別離了我底母親和我底愛人，
走到夢想的天國——革命策源地的 K 省；

走到夢想的天國——革命策源地的 K 省，
我纔知道我底夢境非真。

× × × ×

我夢想的原來是真理的天堂，
如今却只是地獄裏添了些花樣；

如今却只是地獄裏添了些花樣，
我又怎得不心驚若狂？！

(六)

但是，總理呵，我那時仍未灰心，
因為我想黑暗裏總會產生光明；

日 出 之 前

因為我想黑暗裏總會產生光明，
我纔照準您指示的目標前進。

× × × ×

我也曾駐防過極東的海濱，
那兒與天字第一號的帝國主義者比鄰；

那兒與天字第一號的帝國主義者比鄰，
我們在那兒也不知担過多少的虛驚。

× × × ×

我們也襲擊過人類罪惡之表徵——匪窩，
他們是帝國主義者培養的惡魔；

他們是帝國主義者培養的惡魔，
我們也曾和他們作過血肉相搏。

獄 中 之 什

經過了長期的苦難顛連，
算得到了安靜的生活一片；

算得到了安靜的生活一片，
平地一個風波，又侵犯了我生命的安全。

× × × ×

僅這樣，僅這樣捕風而捉影，
加給我好一個滑稽的罪名；

加給我好一個滑稽的罪名，
便使我從此墜入了泥坑。

(八)

總理！您底博大無私的精神，
正在於以人類之愛爲愛，以革命之心爲心；

正在於以人類之愛爲愛，以革命之心爲心，

便造成了我這滑稽的罪名。

× × × ×

從此便開始了我底地獄生涯，
血肉相搏換成了鏢鏑相加；

血肉相搏換成了鏢鏑相加，
便是我從革命中取得的惟一的代價。

(九)

而今總算應了我母親底預言，
地獄生活，我已經渡了兩年；

地獄生活，我已經渡了兩年，
我心中蘊藏的只是無限的幽怨。

× × × ×

我又想起了我愛人底傾談：
而今的世界畢竟只是魔鬼的戰場；

獄 中 之 什

而今的世界畢竟只是魔鬼的戰場，
我在這戰場上已負了無窮的創傷！

(一〇)

可憐辜負了我底忠心耿耿，
滿腔熱血那得不變成堅冰；

滿腔熱血那得不變成堅冰，
總理！我在此惟有向您請罪！

× × × ×

如今我也想絕世超塵，
投入我佛慈悲的法門；

投入我佛慈悲的法門，
好把我滿腔的幽怨洗淨。

日 出 之 前

(一一)

但是，這何異是慢性的自殺，
我底熱血還願洒上革命的鮮花；

我底熱血還願洒上革命的鮮花，
貢獻於人類前途的光明偉大。

(一二)

我底身時常坐在這幽暗的房間，
我底心時常跪在您底面前；

我底心時常跪在您底面前，
哭訴着我胸中無限的幽怨。

二，一八，一九三〇。

別的前夕

趁着這儘少的時間，
我們請多交換幾次心流，
莫讓一顆遺恨的種子，
播進了我們底心頭。
要知道別離的瞬間，
轉眼就到了我們底眼前；
趁着這不可再的時分，
請來撥動我底心弦。

星向天邊墜了，
淚向眼邊流了，
就是這樣的瞬間，

我們不能讓它空跑走了。
離別的使者已經把住了我底轡韁，
我已騎上了別解的馬上，
盡情地傾飲這生命之杯吧，
不要辜負了這可貴的時光。

曉角在遠處向我吹鳴，
催促我及時走上征程。
啊，時間已經是這樣迫切了，
我要乘着這馬兒向遠處長征。
我將戰死在慘淒的沙場，
我將血濺在青青的草上，
盡情地傾吐着我們底心之汁液吧，
誰能說這不是我最後的瞬間？

這時候請爲我唱幾曲陽關曲亦可，
免得將來再爲我作那悲悼的薤露歌，

獄 中 之 什

悲慘的環境早使我底靈魂破碎掉，
我也想在歌聲裏尋找出生命的諧和。
請把血液浸潤着我們底喉管，
趁着我們底心血還不曾完全枯乾；
唱吧，唱吧，盡情地唱，
鼓動我們底血液多作幾次循環。

宇宙間沒有一顆不滅的星球，
人間那裏有一杯飲不盡的醇酒？
我們正應該及時把杯傾飲，
莫讓酒漿兒在杯中空流。
我們都曾聞過撲鼻的酒香，
我們還不曾把這酒癮戒斷，
那麼我們何妨傾入口中，
免得對着酒杯兒空自打算。

朋友，請不要以為我有意墮落，

其實我決不得到醇酒婦人中去討生活。
我也知道我們正是大敵當前，
那兇惡的面影呀，我又幾曾忘却？
爲的是我馬上就要向人寰裏奔走，
爲的是我不能不把您們暫時拋丟，
啊，這無情的別離呀，
誰能說何時是我們重聚首的時候？

人間儘充滿着啼飢號寒的呼聲，
牢獄生活也說不上什麼苦境，
就出去我也過不了優裕的生活，
暫時的拋丟也算不得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已經是多少年來的難友，
情的質液已在我們心中醞釀長久，
如今却要說着暫時的拋丟，
心頭上自然要免不了幾分難受。

獄 中 之 什

我還想向您們求點殺敵的戰術，
我也想請您們給我一點行路的方針。
誰都知道我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
我底筋骨還不曾磨得堅硬。
就歌聲也可以給我鼓勇，
我好到戰場上去立戰功，
火山鼓動在地壳裏頭，
我將響應着您們底歌聲把地球推動。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從牢
獄中出來，上面的一詩，便是未出獄前
爲難友們作的“別詞”。

空白页



獻.....	135
簷前滴水滴滴打入我底心頭.....	141
夢影.....	144
迷羊.....	147
生命的三部曲.....	156
淚的代價.....	159
我面對着 Hellen 底雕像.....	163
心花的墓歌.....	173
從黃昏到天明.....	177
殘花的呻吟.....	182
瑪到亞,你這美麗得使人心醉的 菩薩.....	187
生命的哀歌.....	197
三年前的舊稿 Recollection	
我想起了昨夜的夢 人到昏迷的時候	
我買來一個蘋菓.....	212
心的刺殺.....	215

獻

任天有隕石下降，
任地有火山爆裂，
我們底內心熱情的燃燒喲，
永存！永存！
聽，聽，您請聽！
但在未聽之前我可須要聲明：
這是我心血碎片的飛迸，
這是我神經細胞的哀鳴，
這是我靈魂深處的雜語，
但決不是無稽的 *inspiration*。
因為我底情意是如其深深，
因為我底靈魂是如其純淨，

我底心意雖上帝亦不能代表，
何況是這樣無聊的詩文？
聽，聽，您請聽！
聽了您便會知道這原因：
詩只是空虛的反映，
詩只是縹渺的象徵，
我底心雖空虛也不致到如此地步，
我底心又豈是縹渺所能摸捫？
我底心只有您能領會，
您便是配領會我底心的第一人。
這不是我在矯揉造作，
更不是我在假意殷勤，
這只有我底心能夠代表，
我便請您了解我底心。
聽，聽，您請聽！
聽了您便會知道我底深情：
因為我底命運是如此地不幸；

因爲我底身世是如此地飄零；
我底靈魂又是如此地無定；
我底生活又是如此地矛盾。
我也想在黑暗中找尋一盞明燈，
我也想在窮途中找尋一顆救星，
我也想在冰窖裏找尋一點熱情，
我也想在無可如何裏挽回我消失了的青春。
看哪，秋水粼粼，
那正是我心的波紋；
春雨紛紛，
到處是我底淚痕。
但是，我終未找到我靈魂的寄托，
我終是感傷與消沉。
我又不能停止我底旅程，
我也無法脫離這萬惡的人羣，
我只有作個代贖罪的羔羊，
負着十字架前行。

啊！啊！到而今，到而今，到而今，
畢竟發現了我找尋的光明，
這光明便是我有意義的人生之到臨。

聽，聽，您請聽！

請聽我下面的血誠：

自從與您第一次晤會，

熊熊的烈燄便燃燒了我底全身。

我企望與您作個至親的伴侶，

但我又不敢吐出我底哀音。

可是，××，××，

等到我和您傾談之頃，

我纔知道您心中滿佈着的愁雲。

您也有和我相同的命運，

您底身世也和我同樣地淒清。

“唉，唉，我是如何煩悶，

煩悶到絕世無倫！”

啊，啊，這是您多沈痛的回聲，

我 底 殘 骸

深深震悚了我底聽聞。
我惟有把它收成一個縮影，
永印在我心中保存，
我們怎得不惺惺惜惺惺？

從今後，我和你永親。
任天有隕石下降，
任地有火山爆裂，
我們心中熱情的燃燒嘯，
永存，永存！

× × 喲，我底愛人！
社會是如此的殘忍，
您我又是如此的渺小如塵，
我們應如何應付這浪潮飛奔？
我們應如何跑上這茫茫的征程？
我們惟有攜手同進，

直至這荆棘的世界鋤平；
我們惟有攜手同進，
以達到人羣自由之海濱；
君不見羣蟻鬥螳螂，
螳螂雖大終無能？
前仆後繼幾曾盡，
但願您我作個同死的英魂。
於我們那是多麼有意義的犧牲——
那纔達到了我們生之目的，死之光榮，
您願意麼，我底愛人？
請您時常鼓舞我勇敢的精神。
要您纔是我黑暗中的明燈，
要您纔是我窮途中的救星，
要您纔能鼓舞我底熱情，
要您纔能挽回我消失了的青春。
您知道麼，我底愛人？
我願任熱情燃燒而葬身。

簷前滴水滴滴 打入我底心頭

簷前滴水滴滴打入我底心頭，
萬種愁思，的是欲訴無由，
知否，我底愛人？
這是因爲我底詩稿還不曾達到您底手中。

簷前滴水滴滴打入我底心尖，
滿腔心事，欲言却又無言，
知否，我底愛人？
這是因爲我底誠心還不曾剖示在您底面前。

簷前滴水滴滴打入我底心窩，

思前及後，欲哭還歌，
知否，我底愛人？
這是因爲我底焦思尙不會對您道破。

簷前滴滴滴打入我底肺腑，
心中哀怨，叫我對誰談吐，
知否，我底愛人？
我真是“啞子吃黃蓮，說不出苦。”

愛河之水原是分成兩邊：
一邊是苦汁；一邊是甘泉。
甘泉喲，我何曾飲得半點？
苦汁喲，我却已完全飲遍。

“我讀書也沒有心腸，
那更有閒情去作文章？”（註）
我底心彷彿已失了靈魂的主宰，

我 底 殘 骸

縹縹渺渺不知落向何方。

我好像一座無知的機械，
鎮日價只是無意識地一往一來。
有時也曾提起精神自問：“到底爲的什麼？”
但任我搜盡枯腸，也不知原因何在。

罵你無聊的上帝，枉作了宇宙的主宰，
罵你盜名的耶穌，枉爲了救世而來。
人類的罪惡你何曾贖得半點，
茫茫的人間仍只是悲哀徘徊！

註：此兩句引用郭沫若“瓶”中語。

夢 影

凄冷的北風呼呼地自斗大的窗口吹來，
稀疏的小星不住地閃灼着在，
黑幕上的明珠喲，愈璀璨，愈光彩！
暗野中的流螢喲，愈閃灼，愈悲哀！
在悲哀的霧圍裏愁臥着一個悵鬱的詩人，
孃孃的詩魂徐徐地步出了他底心扉；
隨着怒號的風聲向慘淡的路上飄揚，
直至不能再向前進的迷津。
迷津茫茫看去似無止境，
漆黑的渡頭愈顯得陰氣森森，
遠遠地只聽得鬼聲哀號，
失了依歸的詩魂喲，陣陣起了寒噤。

遠遠地似乎浮來了一點白光，
自遠而近，却是一艘慈航：
慈航上穩坐着一位超塵的女郎，
素樸的打扮是一身清秀的佛裝。
楊柳瓶中滴滴洒出甘露，
蓮花座前，兩個侍童的影兒模糊：
一個手執拂塵輕輕在拂，
一個手捧 Pitakas 悠揚在讀。
超絕的詩境驚動了無定的詩魂，
他想這超塵的女郎定是佛國的觀音。
他不自主地跪倒在迷津渡頭，
“慈悲的菩薩喲！指示我一條適當的路徑。”

慈悲的觀音微微地笑了幾聲：
“無定的詩魂喲，這不是你應走的途徑。
後面還有你愁臥着的屍身，

人間的冤債你還不會償盡。
趕快套上皮囊去盡你應盡的職分，
不要再在此流連忘了你底責任。
要知道我佛的慈悲無私的心旌，
正在盼望有爲的青年去把這擾攘的人寰洗淨。”
無定的詩魂至此忽而覺醒，
清瘦的身軀仰臥在一座黑暗的愁城。
惺忪的雙眼一點看不到什麼，
喔喔的鷄聲已報黎明時分。

迷 羊

——獨幕詩劇——

時間：初夏的一個晦暗的深宵。

地點：一所山明水秀的所在。

人物：小羊，牧童，小蟲，蛙。

（幕開）

臺上的燈光黯淡，
隱約看見依依的垂柳飄揚，
涓涓的流水蕩漾，
靜悄悄不聞一點兒聲響，
維時有呼呼的風聲，
更顯得這世界的淒涼萬狀。

日 出 之 前

一聲兩聲的蛙鼓，
激起了靜寂的空氣的波浪。

小 羊

（自臺右上，啾啾地，悲慘地叫着。）

啊，天是這般地黑暗，
風是這般地粗狂，
萬物是如此靜謐，
四週是如此淒涼，
星也無光，
月也隱藏，

（遠處有汽笛聲嗚嗚地飛來。）

這一聲兩聲的汽笛聲喲，
震驚得我底神靈兒飄盪。

誰可憐我這迷途的小羊？
誰指示我一個適當的方向？

我 底 殘 骸

使這如死的夜色呵，
永遠脫離我底身旁；
使我這迷離的兩眼呵，
永遠見不到那淒涼的景象；
使我這如聾的耳鼓呵，
永遠聽不到這可怕的聲響。

你涓涓的流水呵，
因何如此地盪漾？
是否暗示我這無主的靈魂，
早該入你底懷抱，飲你慈母般的乳漿？
是否暗示我這無知的軀殼，
早該在你底偉大的心靈裏埋葬？
但是呵，我這貪婪的靈魂，
却還在眷戀着生命的餘釀。

你依依的垂柳呵，

日 出 之 前

因何如此地飄揚？
可是取笑我這可憐的小羊，
永遠只是如此地流浪？
可是暗示我這短短的一生，
永遠只是四顧徬徨？
但是呵，我這代人負罪的弱者，
還想期待着渡我底慈航。！

場中空氣靜默約一分鐘：臺後流水，微微皺起粼粼的漣漪，柳仍輕輕地飄盪着，但沒有一點兒聲響。忽然，“叮咚”一聲，流水立刻簸蕩着重疊的波紋，漸遠漸大。接着蛙匍匐登場。同時，便聽得一種嘈雜的蛙的叫聲。約一會，聲止。

蛙

可笑你這迷途的小羊，
真是太不自量！

我 底 殘 骸

你這幼弱的身軀，
還有什麼希望！
倒不如及早投向江心，
把你底軀殼埋葬，
免得如垂柳所譏諷，
——永遠只是四顧徬徨——
飽受人世的悽愴。

小 羊

啊，這是什麼聲音？
可是蛙兒的驕吟？
可憐我這迷途的羔羊，
竟受彼輩的欺凌。
你大不過一拳的小動物呵，
請你自善其身，
免得人們的踐踏，
免得蛇蠍的強吞，

日 出 之 前

——徒自憐而自恨，

場中蟲聲忽起，非常嘈雜，聽不出其他聲音。有頃，蟲忽然跳出，聲止。

小 蟲

不要再如此倔強，
我們還有巢穴的保障。
只有你這迷途的小羊喲，
永遠不會找到你底牧場！
剎時間雨打風吹，
剎時間雷鳴電閃，
天是這樣蒼蒼，
地是這樣茫茫，
——你將向何處躲藏？

小 羊

我 底 殘 骸

我底命運雖是悲慘，
我底心血還在鼓蕩，
我底熱情還未死滅，
我底淚泉還未枯乾，
我還在盡力地掙扎，
不讓我底精神頹喪，
我在期待着那未來的曙光！
我在期待着那未來的曙光！

遠遠地牧童出現，他手提小燈，作尋羊狀。
漸近，羊與童遇。童以手撫羊，異常慈愛；羊亦緊緊地跟着牧童，依依不捨。

小 羊

這便是我生命的伴當，
這便是我靈魂的酒漿，
這便是我精神的歸宿，

日 出 之 前

這便是我智慧的靈光。
我將以我赤誠的心靈，
與你潔白無瑕的靈魂交換，
不可磨滅的偉大的熱情嘯，
將與宇宙之長存而爭光。
(童抱小羊狂吻。)

牧 童

羊兒呀，不要心驚！
蛙兒呀，不要多聲！
蟲兒呀，不要相爭！
讓水兒滔滔，
讓柳兒飄飄，
讓風兒嫋嫋。
我們所爭的是自然母親底賜與，
我們所愛的是自然母親底懷抱，
歸來吧，乖乖兒！

我 底 殘 憾

不要辜負了自然母親底慈愛。

童牽羊下。(幕徐落。)

生命的三部曲

獻 詩

沈痛的歌聲震悚了我麻木了的靈魂，
熾熱的情燄燃起了我冰化了的癡心，
駭蕩的春風喚起了我沈醉着的春夢，
繾綣的詩情逗起了我壓抑着的詩興。

聽呵，何處鐘聲傳到耳？

靈隱寺裏？放鶴亭前？

寶叔塔下？西冷橋邊？

第一部曲

矛盾的心境支配了我整個的身心，
怯懦的情懷佈滿了我全部的感情，

我 底 殘 骸

虛偽的面具遮掩了我真實的人性，
幻滅的哀感消磨了我過往的青春。

看哪，春雨夜打芭蕉葉——
聲聲哀惋，滴滴愁人，
綿綿淚墜，脈脈情深！

第二部曲

巍巍的高山，我也曾攀登長嘯，
深深的幽谷，我也曾獨步低吟，
采采的流水，我也曾扁舟飄蕩，
沈醉的風前，我也曾獨自徘徊。

可是，到頭落得悲無限：
少年頭白，青春夢醒，
一腔淚熱，兩袖風清。

第三部曲

愛悅的纏綿我不敢貢獻我底愛之花，

日 出 之 前

敬羨的情緒我不敢表示我底敬之深，
悲哀的幽懷我不敢摘下我底哀之果，
歡樂的追思我不敢露出我底樂之窩。

而今，九曲黃河心已折，
我要赤裸裸地表現自己！
我要熱烈烈地鞭策自己！

尾 聲

心愛的人兒喲，
請您接受這一顆赤熱的心靈，
您“願擁抱着個個如火的胸膛，”
我更願擁抱着您這赤熱的胸膛狂吻。
直待我底血潮飛迸，
直待我底血潮激起了生命的進行曲聲
聲，
直待生命的進行曲激起了反抗的人
羣！

淚的代價

——一個教徒的懺悔——

i

請伸出您底一條小腿，上帝！
我要抱着它痛哭一回。
只有這辛酸的熱淚千行，
纔可以把我有罪的靈魂洗淨。

請伸出您底一對手掌，上帝！
緊緊地托着我底面龐。
莫讓我流出的淚兒滴滴，
濡染到清淨純潔的地方。

日 出 之 前

我以前是這樣沒有信心，
纔給魔鬼佔據了我底心靈；
如今魔鬼雖已給驅逐，
但這重濁的心兒正需要一次澄清。

罪惡的種子已經濡染了我底心頭，
我只求您給與我片刻的恕宥；
我仍望作一個忠實的信徒，
假如我底靈魂還可以挽救。

II

熱淚兒已經流到了我底口邊，
我伸出了舌頭在口角舐了一回，
呀，我今朝又發現了一個祕密：
原來人的眼淚竟是這樣地酸辛。

酸辛的滋味刺入我底心靈深處，

我 底 殘 骸

我底神經立刻便已模糊，
我只覺得我底一顆靈魂，
已隨着清風而高飛遠去。

無意中我走到了聖水河邊，
碧綠的河水縹起了漣漪。
我立刻便跳入聖水河中，
把我整個的靈魂洗滌。

“現在可以不必再洗，”
說話的是天上的安琪，
“但願你保持着你清淨的靈魂，
不要再沾上了點滴的污泥。”

III

夢一般地從聖水河中歸來，
洶湧的淚珠依舊洶湧着在，

日出之前

零亂的淚痕已經沾滿了胸襟，
模糊的幻景我知道已不能再。

胸前的淚水不便是剛纔的聖河？
天上的安琪不便是對坐的一個？
我真想立刻跪在她底面前，
請求她赦免我一切的罪過。

對坐的人兒不曾說出甚麼，
只一樣地眼淚滂沱。
這兒是悲傷的淚兒四行，
聖河的水兒不知又要增加幾多。

我底心靈只是志忐忑，
臂上的錶也在噠噠嗒嗒，
這算是一曲調節的歌聲，
也便是這次淚兒的代價。Amen!

我面對着 Hellen 底雕像

I

我面對着 Hellen 底雕像，
我心中起了這樣一個離奇的震蕩：

我想着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只是她底性情是這樣幽嫻恬靜。
因為她，她有這樣一副如生的表情，
這表情中便孕育着她那可愛的真心。

我想着這是一個純潔的姑娘，
那可愛的神情正反映在她底臉上。
假如她要是一座大理石的雕像，

日 出 之 前

便沒有這樣一副如生的模樣。

我想着這是一個妙齡的少女，
因為她有這樣一對迷人的眼珠。
只爲了被帶到這樣人烟聚集之所，
才把她那可愛的靈魂在心中掩住。

我想着這是一個月宮的嫦娥，
因為散步時偶爾把路走錯。
現在只好靜靜地把她難安的時間挨過，
想等待着，等待着渡過她的天河。

我想着這也許是貂蟬再世；
我想着這也許是復活的西施；
我想着這也許是玉環未死；
我想着飛燕再到人間棲遑。

我 底 殘 骸

我想到了舞台上的 Solome；
我想到了愛與司春的女神；
我把古今中外的美人都已想盡，
但却沒有想到絕倫的 Heller。

我徘徊於死屍與活人之間，
我心中起了一個離奇的癡念：
我急急地靠近她底唇邊，
像愛人般地我吻了她許多遍。

我面對着 Hellen 底雕像，
我心中起了這樣一個離奇的震蕩。

II

那是一個嚴冬的早晨，
我帶着一個春天的熱情想和她狂吻。
因為我帶的是那樣一個春天的熱情：

日 出 之 前

不會想到人間尚有所謂酷冷。
但當我底嘴唇接着她底嘴唇，
立刻有一股冷氣沖進我底深心。
我滿身起了一個怕人的寒慄，
忙把我伏着的嘴唇退回。
啊，原來她底嘴上已結了一塊薄冰！

從此破壞了我那美麗的幻想，
從此失却了我那信任她的心腸。
因為她已在我心中留下一個這樣的印象，
我怎能再相信她是一位恬靜的姑娘？
我更因此起了一個大的反感：
我想要粉碎了這樣一具雕像。
因為她會挑起我過去的回想，
因為她會擾亂我底心房，
我怎能忍得住這樣一個創傷？

我 底 殘 骸

雖然我不會履行我底計劃，
雖然我不會把這具雕像坍塌，
但是她那冷酷的容顏再也鼓不起我底心花，
因為我已再豎不起了那幻象的殘塔。
我不會再到像前站立過一下，
這次我總算很能夠自拔。
事實已把我們可貴的歷史抹煞，
我怎能在一株死樹上生一枝新鮮的杈枒？
我又不是一個可笑的傻瓜！

III

有一晚我作了一個離奇的夢：
夢見她很誠懇地邀我相談。
我一時為那出人意外的情景所動，
把前此的一切都已遺忘。

我忘却了她只是一座石像，

在我心中她又成了那位姑娘復活，
因此我才允許她坐在我底身旁，
我很留心地聽着她底訴說。

她談的什麼我已記不清楚，
因為我是一個健忘的人。
她講話又是那麼吞吞吐吐，
嗚咽得已不能成聲。

她似乎是在訴說她心頭的哀怨，
又好像是在傾吐她無限的寂苦。
我只記得她哭的是那樣地可憐，
別的我都已記不清楚。

我因為她哭得那樣地可憐，
我原諒了她過去使我傷心的一切，
因此我才請她坐在我底身邊，

慇懃地聽她訴說。

我從夢中醒來，第二天早上，
我心中立刻感到一種幻滅。
因為我身邊已不見了那位美麗的姑娘，
我眼前也消失了夢中的一切。

從此我便開始了一個懷疑：
到底夢中是真，還是現實是真。
我想如果再見到夢中的境地，
我一定要把這夢境把定。

然而夢境再也不來，
我心中漸漸有點寂寞。
但是我又不能把這問題丟開，
只有讓它在我心靈深處藏着。

IV

Hellen 呀，你這位美麗的姑娘！
請你給我一個確定的真相。
因為這顆懸揣着的心靈，
一刻也得不到安定。
假如你是一座石像，
你也該向我明講。
因為這樣我可以對你斷念，
免得在幻象中對你留戀。
假如你是一個真實的女人，
你也該對我說明。
我好傾着我底心血愛你，
不使你有片刻的苦寂。
你：為什麼只是這樣沉默無言？
引得我永遠在疑團中盤旋。
既不敢對你如何斷念，
又不敢走近愛情河邊。

我忍受着無限的寂苦，
又不敢向你伸訴。
空有你這一個嫣紅的嘴唇，
不能給我一次狂吻；
空有你那一對發光的眼睛，
不能讓我底靈魂去沈浸；
空有你兩顆龐大的乳頭，
不讓我向它們伸一伸手；
空有你這一頭烏雲似的頭髮，
不能讓我撫摸一下；
可惜你這兩個深深的酒窩，
空在你底面龐上生着；
可惜你這嫣紅的雙頰，
空像兩片初開的鮮花；
我待要對它們有一次狂吻，
又忘不了那冷酷的教訓。
我怕再破壞了我底美夢，

日 出 之 前

我怕冷氣會冲進我底心頭。
我寧肯忍受着心頭的寂苦，
把我狂熱的情感抑住。
Hellen 呀，你這位美麗的姑娘！
假如你真閉着口兒一聲不響，
我便只有帶着我這狂熱的心情，
站在你底面前等了又等。



啊，這實在是我怒放的心花朵朵，
零亂地投在紙上的零碎的花瓣。

心花的葬歌

深宵的月影偷渡過半掩的玻窗，
幽靜的光芒正射在潔白的牆上。
牆頭貼着有我自作的新詩數首：
詩中隱現着我心靈的描寫片段。
啊，這實在是我怒放的心花朵朵，
零亂地投在紙上的零碎的花瓣，
如今反映的却只是這一脈幽光，
我哭着，我笑着，爲了心頭的熱望。

前幾年有一個可愛的詩人，
興來時偶爾來叩我底心門。
她和藹的面貌曾使我一時拜倒，

日 出 之 前

她心頭的熱血打動了我底深情。
那時節我底心境原和水一般地平靜，
但也禁不住起了蕩漾的波紋；
因爲人心中原有一朵欲放的花朵，
在沉醉的春風中便會綻破她底蓓蕾。

豔麗的春光到底有點不長，
不久就射出了夏日的光芒。
光芒中孕育着無限的愛火，
這愛火燃起了我無猜的胸膛。
我們底心靈擁抱了不知多久，
同情的血液已在心頭交滲。
我想我底生命從此有了寄託，
我爲我未來的幸福畫出個豔麗的圖樣。

三秋景色畢竟已經到了，
颯颯的金風催着人情同老：

我 底 殘 骸

熱烈的氣息早已消亡；
岸傍的柳絲也衰老了不知多少。
在這時我回想着春光的燦爛；
在這時我追懷着夏日的燃燒；
啊，失落的淚珠永隨西風飄洒，
失去的歡情再無伊甸可尋找！

眼前已與初冬接近，
滅亡的氣象已經近在比鄰。
我預想着刺骨的北風慘淡，
我預想着悲哀的雪片飄零。
我育着滿腔熱淚潤澤我心頭的花朵，
趁着我底軀殼還溫早給她築就一座墳塋。
我願我殘敗的心花呀，
永遠在墳塋中安靜！安靜！

稀薄的微光隱隨着月影逝去。

日 出 之 前

壁上的新詩更顯得暗淡模糊。
我想這也許是我理想的實現，
這暗影便正是我理想的坟墓。
朵朵的心花已成了鬼臉浮沉，
幻滅的哀愁聯成了圈兒飛舞。
一陣陣滲入了我顫抖的深心，
一針針刺傷了我糜爛的肺臟。

從黃昏到天明

(一)

晚霞在暮天裏與黑夜爭寵，
星光在天邊處閃灼的媚眼惺忪，
流水在斜陽下舞着輕微的波動，
疏柳在堤岸旁玩弄着飄過的輕風。
啊，宇宙的一切都在這大自然中抱擁。
只有我底心呀，我底○喲！
自從您去後，
却總是這麼虛空！這麼虛空！

(二)

掠過的水鳥在暮色中舞弄清波，

日 出 之 前

傍晚的漁舟佈滿了這浩蕩的江河。
倒影在流水中擺着搖曳不定的輪廓，
衰草在晚風前輕唱着悲調的薤露歌。
啊，自然中的一切，總不失其幽美與諧和。
 只有我底心呀，我底（喲）！
 自從與您分離過，
 却總是這般焦灼！這般焦灼！

(三)

淒迷的夜色把秋後的寒江籠罩，
黑暗已將整個的宇宙擁抱。
萬象一時都顯得無盡地寂寥，
眼前見到的是微弱的星光閃耀。
啊，宇宙的一切都沉入夢境中去了。
 只有我和您呀，我底（喲）！
 雖然是路遠山遙，
 依然在響着熱烈的心之曲調。

我 底 殘 骸

(四)

貓頭鷹正在唱着讚美的歌聲，
曼陀羅在沉睡中畫着可怕的花紋，
星星在銀幕後窺探人間的寂靜，
蝙蝠却在無盡的夜之海裏浮沉。
啊，自然的一切，都是這般悲涼而淒冷。
只有我這孤零零的心呀，我底 C 喲！
擁抱着這一疊孤衾，
在靜寂中儘管搖振，儘管搖振。

(五)

沉寂充滿着這夜之囚樓，
斷續的鼾聲包圍了我底四週，
噹噹的鐘聲敲過一點以後，
灰暗的天空還有我底淚眼凝眸。
啊，想起來，我底心竟有幾分戰抖。

日 出 之 前

我底 C 喲！假如我——
我要這樣下去的時候，
不知我可能渡過這殘秋？

(六)

聲聲更鼓敲破了這深夜的靜寂，
夢後的餘痕愈顯得縹緲而迷離，
在夢中分明已到了我們底舊遊地，
醒來時仍留下這一具殘骸在愁城裏。
啊，心靈的變換怎麼是這般地離奇？

我底 C 喲！誰知是
夢中的歡喜，
贏得來醒後的悲凄？

(七)

一彎新月從窗口偷了進來，
驀地裏在黑夜中現出幾縷光彩，

我 底 殘 骸

晨雞想把失去的光明叫喊回，
伴着遠處的犬吠聲衝破了這沈寂的世界。
啊，地球上已轟起了一個新的變態。

只有我底靈魂呀！我底○喲！
爲了您底熱愛，
依然在黑夜裏徘徊，徘徊。

(八)

天邊已綻破了清晨的曙光，
簷邊的小雀已作過了悅耳的清唱，
微風一陣陣吹着我底面龐，
似有昨夜的淚痕殘留在我底枕上。
啊，那甜美的一幕呀，總引得我欣欣而向往。

只有我底臉上呀！我底○喲！
如今再來回想一番，
僅留下這一副淒涼的模樣。

殘花的呻吟

月影兒姍姍地從花枝間偷過，
花枝兒嬌慵地在月影下婆娑。
微風嫋嫋把四週的沉寂鼓破，
啊，好一曲甜美的舞蹈的音樂！

遠遠地傳來了幾聲夜鶯之歌，
贊美着這合抱的深夜的諧和。
“唉，可惜我是一叢殘敗的花朵，
零落中早已窒息了我底心河。

“從前我也曾作過繾綣的春夢，
現在却只殘存下無限的心痛。

我 底 殘 骸

不知是什麼魔鬼走過我身邊，
把我生命的鮮花無端地葬送。

“我記起了那青春正旺的當年，
露珠兒也曾飛墮過我底葉尖。
如今伊却化成了點滴的淚珠，
這淚珠我已在這殘葉上洒遍。

“這月影照出了我滿身的傷痕，
這露珠浸透了我顫抖的深心。
微風一陣陣從我底身邊飄過，
啊，這不可捉摸的深夜的幽靈！

“到現在我才感覺到新的創痛；
到現在我才摸索到深的哀愁；
到現在我才記起那美的春夢；
到現在我才說出我心的感受。

日 出 之 前

“失去的美夢我知道不會復回，
清癯的身軀眼看着日就頹敗。
我知道有一日牠會化成污泥，
這污泥有一日更會化成飛灰。

“算了吧，這些都是生命的贅疣，
爲何苦來把這些永掛在心頭？
我要預備着我底生命的蛻化，
來春三月，請看我鮮豔的花球！

“請記着這約定的復活的時候，
將留個美的印象在你的心頭。
那時節我會披着美麗的衣裳，
那時節我會含着馥郁的清香。

“請記着這別離畢竟只是暫時，

我 底 殘 骸

到來年請你來拜會我底故枝。
那時節你會得到無限的美感，
希望你爲我寫出長篇的新詩。

“這希望引起我歡樂了好一回，
灰色的情緒早從我心頭消退。
假如有這樣和諧合抱的深宵，
那時節我便要振刷我底精神。

“夜鶯呵，你聰明的午夜的詩人！
請你預備着你底清婉的歌聲。
那時節我要請你爲我歌一回，
因爲這約定就要實現在來春！”

諦聽呵，這岑寂中殘花的呻吟！
在這月兒離去了中天的時分。
天邊有許多星兒跳舞，鼓動了

日 出 之 前

那飄舞的衣角，這悉索的風聲。

殘花已隨着猛烈的風聲飛墜，
空中已沒有了那微弱的呻吟。
我願眼前就是那來春的三月，
枯枝上早繁生着欲放的蓓蕾。

瑪利亞，你這美麗 得使人心醉的菩薩

瑪利亞，你這美麗得使人心醉的菩薩，
我愛你，我實在是愛你呀！

我愛你，愛你那兩片玫瑰似的櫻唇，
我愛你，愛你那一副慈母似的氣霏，
我愛你，愛你那辛蕘也似的雙手，
我愛你，愛你那碧玉也似的眼睛。
我愛你，愛你那美麗的頭髮金黃，
我愛你，愛你那柔膩的肌膚芬芳，
我愛你，愛你那蘋果似的兩頰，

日 出 之 前

我愛你，愛你那夜鶯似的聲浪。
我愛你，愛得我那樣地顛倒，
我愛你，愛得我只是那麼地狂躍，
我愛你，恨不得嘔盡我底心血，
我愛你，情願把我那軀壳丟掉。
我爲你，曾經多少晚上失眠，
我爲你，曾經幾度無聊地盤旋，
我爲你，曾經許過相當的心願，
我爲你，曾經湧過我眷戀的淚泉。
我曾經拜倒在你底石榴裙邊，
我曾經向你訴過我心頭的哀怨，
我說，“聖母！假如你真地有靈，
我願將這顆帶血的心靈奉獻！”
我對你幾度堅離我底信心，
我任你底足趾上不知接過多少次的狂吻，
聖母，你也許說我未免說謊，
你看，看你那趾頭上殘存的吻痕！

我 底 殘 骸

我爲你曾經寫過多少的新詩，
我對你曾經有過堅強的發誓。
我說我如果對你有片刻的不忠，
我底生命便該被萬弩射死！
自從那一次的誓言發過，
你底態度似乎真改了許多。
從此在你臉上沒見了冷酷的笑容，
我只說我們底心靈從此已經結合。
我不願讓我們底合抱中有絲毫綻破，
我不願在我們之間故意分出過你我，
我想我們雖然有着兩具肉身，
但靈魂彷彿已只有僅僅的一個。
從此我才有機會與你談心，
我們曾經盡情地傾吐過你我底衷情，
從此我便瞭解了你底身世。
我們底靈魂都在舊社會下帶過傷痕。
你說你底天性是如何純真，

日 出 之 前

你說你并不知道舊社會這麼兇狠。
自從你存馬精含羞以後，
你才看出那舊社會的猙獰！
我看你真是一位有堅決的反抗精神的姑娘，
我覺得我們靈魂中的血液正是一樣。
從此我不僅愛上你那天生的麗質，
連你底反抗的靈魂我也愛上。
我覺得我們不僅是一對優柔的情侶，
我覺得我們是同一主義下的信徒。
我覺得我不僅在生活上找到了一個愛人，
並且在戰場上得到了一個良好的幫助。
當我吻着你那玫瑰似的櫻唇，
我便想到我們跳躍的心靈。
因為我們底靈魂既是純然地統一，
我們底靈魂不也在擁抱着狂吻？
當我聽着你那嘹亮的聲浪，
我便想起了那轟烈悲壯的戰場。

我 底 殘 骸

因爲我們不僅在過着優柔的生涯，
我們還得留心那到來的鬥爭的時光。
我們幾次討論到實際的問題；
我們也曾描畫到到來的世紀。
瑪利亞，你千古離奇的女人！
我真想不到你底話會有那樣的魔力！
我慶幸我找到了這麼一位伴侶，
我真快活得像一條失了知覺的笨驢。
我覺得我嘗盡了人世的艱辛，
但也有這樣的甜美的生活一度。

瑪利亞，你這美麗得使人心醉的菩薩，
我愛你，我實在是愛你呀！

噯，這是多麼離奇的一場幻境，
在夢中我竟愛上了這麼一個死人。
這分明是一座大理石的圓滑的雕像，

日 出 之 前

我却要把它像有生命的人兒一般地愛敬。
我難道是瞎了眼睛嗎？
我怕真是瞎了眼睛！

瑪利亞，我如今又靜悄悄地立在你底面前，
帶着這一顆受傷的心靈被血花濺遍。

說來我真是一個癡人，
無故地要我來這麼一場悲境。
到如今我還是錦上添花般地回視過去，
但這不只是增加我心頭幾分傷痕！？

瑪利亞，說起來你該是多麼殘忍！
我真想不到你具的是這麼一具性靈。
我恨我沒有一隻察妖的眼睛，
不會早看出你那殘忍的原形。
那時候，瑪利亞，你是多麼對我傾心，
你似乎也對我流過多少的眼淚。

我 底 殘 骸

有時候你還故意挑動我底心機，
你說你要血濺你所痛恨的社會。
到而今我纔知道你想血濺的不是你說的社會，
我知道你想血濺的到我底心靈！
你說的只是你設下的一個騙局，
你是要那樣才可以取得我底信心。
有一天我和你正在攀談，
忽然我看出了在你臉上有點變樣。
你說我終於沒有真心，
你說你終於沒有找到你終身的侶伴。
我當時也只是熱血的慫恿，
我竟剖出我底心靈捧在我底手頭。
我說，“聖母，你可把牠看遍，
你看這上面可有一線一絲的裂縫！”
我當時並沒有看出你底騙局，
我纔把心血向你灌注。
誰知你把我底心血當成糞土？

日 出 之 前

誰知你把我底心靈不看成血肉？
你把心靈從我手中接了過去，
你說這只是一顆塗遍了鮮血的蘿蔔。
我立刻看出了你臉上不滿的表情，
我眼看着你把這血淋淋的心靈捉住。
後來我看你神色更加轉變，
彷彿你轉變成無限地厭倦。
你立地把心靈從你手中丟開，
接着你還在上面踐踏了多遍。
當時我也并不曾失去我底知覺，
但我也實在無可奈何！
我想叫也叫喊不出聲音，
雖然我底喉管已將因此震破。
以後我似乎漸漸死去，
我底知覺因此已沈入模糊。
如今我雖然已經醒了轉來，
但我已只有這麼嶙峋的殘骸一具。

我 底 殘 骸

瑪利亞，我夢幻中一度熱戀的愛人，
你底臉皮仍是這麼地圓滑白淨：
你仍有如前的蘋果似的兩頰，
你仍有如前的碧玉似的眼睛。
但是我，我已經與前不同：
你看我底軀壳是多麼空洞。
我底血液已經為你流乾，
我底踐踏後的心靈至今還在為你跳動。
我底週身已經倦怠而無力，
我在這世界上已經失去了愛的餘地，
我底眼中空藏着無限的怒火，
我底心中猶噴着滿腔的憤氣。
瑪利亞，你這被尊為聖母的女人！
我想你畢竟只是一個騙人的妖精。
假如我還能恢復我底精神，
我將要把你這具大理石的雕像打碎。
我如今帶着這顆負傷的心靈，

日 出 之 前

再到你濺滿了血痕的壇前細審。
我還要負着這一具嶙峋的軀壳，
慢將我淋漓的鮮血尋味。

瑪利亞，請不要忘記了今天，
我會將我底淚滴洒在你底壇前，
他日會有澎湃的洪水奔騰，
牠會淹沒着你這含羞的聖殿。

瑪利亞，我如今又靜悄悄地立在你底面前，
帶着這一顆受傷的心靈被血花濺遍。

生命的哀歌

三年前的舊稿

乘着這嫋嫋的清風，
倚着這高高的橋欄，
聽着這潺潺的流水，
吸着這馥郁的花香，
我把我生命的哀歌，
來與你緩緩地低唱。

也是這樣一個晴明的早上，
也是這樣一個美麗的春闌，
成陰碧綠的柳樹枝頭，

日 出 之 前

斜浴着一抹燦爛的朝陽。
枝頭的小鳥迎着這鮮豔的初日歡唱，
依依的垂柳乘着這沈醉的春風飄揚，
橋下的流水粼粼皺起了漣漪，
水底的游魚結着伴兒往還，
那一系列橋欄也正和現在的一樣，
樸素的雕刻却不覺得簡單，
一碧無垠的天空，渺茫，
一碧無垠的春野，瀟漫，
像這樣一幅溫和的春圖，
更襯着那一幅天真的她底形像。
她穿着一件湖綠色的微縐的汗衫，
頸項下圍繞着一串素白的花圈，
小圓的臉兒還不曾稍加修飾，
嫣紅的兩頰薄襯着淡淡的微黃，
蓬鬆的烏髮還不曾寫鏡修理，
琤瑯的髮夾斜掛在她底鬢旁，

櫻桃的小口適配在稍垂的鼻下，
潔白的牙齒恰鑲上朱紅的牙床，
不知可是她有個特殊的發音機關，
發音時總會特別顯得響亮，
我幾次爲這平淡的打扮驚倒，
也幾次爲這響亮的聲音發狂，
假如我現在還有這樣的幸福呵，
我真可以忘却一切人間底慘酷現象。

她每次和我談及她底前途的暗淡，
她每次和我談及她底身世的淒涼，
她總要微側着她底嬌小的臉兒，
作出個難以忍耐的模樣。
我也曾盡力地安慰了她幾番，
但於她底心境似乎仍是枉然，
有時更因爲這些無益的慰安，
勾起我心頭無限的傷感。

有時我也想把我^{不幸}的命運述說一遍，
但總是未曾啓齒心已傷。
當我心頭難安時她却現出了安慰的容顏，
我想我底身世她也許知道了大半。
因為她便是我表妹的姑娘，
我底不幸她定已從表妹口中聽慣。
我也不會追求她底究底，
但我却覺得我心頭的苦汁已得到了她底鑒諒。
當我想到我一幕一幕的過往的悲劇時，
我底心却只是不住地跳蕩，
我只覺得我是這樣渺小，
我只覺得我不能與她偉大的靈魂相伴，
我便忽忽地與她握手相別，
從此我底心頭便留下一個不磨的印象。
只要我底軀殼一日不會毀滅，
我底心情便只會永遠在這幻象中徬徨。
呵，悽愴的心情如今還是悽愴，

我 底 殘 骸

慘澹的面孔如今更覺慘澹，
我只願死神得早一天降臨，
我好伴着這些生命的餘痕埋葬。

乘着這嫋嫋的清風，
倚着這高高的橋欄，
聽着這潺潺的流水，
吸着這馥郁的花香，
我把我生命的哀歌，
來與你緩緩地低唱。

Recollection

無意中發現了三年前的舊稿，
猛地裏驚起了我死滅了的舊情。
雖然心血還是一樣跳蕩，
却像是一枝電流深深地傳入我底心靈。

目 出 之 前

啊，我想到了那時的情景，
一幕一幕的悲劇又在我眼前排成。
那時我還不會入伍，
我底生活已開始了無定的飄零。
那時的嶺南已經像是初夏的季節，
雖然時候還只是殘春，
我脅下夾着一本古舊的 Menfrad，
無目的地漫遊在珠江之濱。
珠江岸傍有一渡小橋，
橋旁的柳樹業已成蔭，
我戀慕着那種自然的景色，
便在橋頭把我底神思注定，
我做了一個甜美的幽夢，
因此便產生了當時的詩境。
如今再把它來重讀一遍，
總覺得裏面有一種血淚沉浸，
雖然字跡已是這樣模糊，

其中的意義愈覺得清新。
啊，美滿的情緒忘却了已經三年，
這三年的生涯愈不堪問。
你看我底瘦骨益是蹭蹬，
雖然我底熱血還未消盡。
兩年來的縹緲生涯使我難堪，
社會之於我可謂慘酷已甚，
我願忘却現時的一切，
——忘却我心頭的幽恨。
我願我底心靈呀，
永遠在這夢境中沉浸，沉浸！

~~~~~

那是一個嚴冬的季節，  
飄浮的雪片輕舞在窗前，  
我和她圍坐着一個融融的火爐，  
我們對着熾熱的火爐談天。  
時間在我們眼前一寸一寸消逝，

---

日 出 之 前

---

愛火在我們心頭一星一星盤旋，  
從早晨一直談到中午，  
我們都不覺得如何困倦，  
也許是 Cupido 底神箭已深深射入我底心底，  
Venus 底嬌容露在她底眉尖。  
她說我是一個激急的男子，  
在我底字典中看不出甚麼是“煩厭。”  
她說她非常愛我，  
除了我她也無所愛戀，  
她說她生命從此有了寄托，  
她說她要把一囊的苦悶化爲青煙。  
她還對我說了許多的客氣，  
這在我覺得很是不當，  
因爲我幼稚的心靈，  
決沒有矯揉的一面。  
她說要我指示她底學業，  
其實也未免有點偏見，



因爲跛子既不能引着跛子行路，  
盲者自然也不能牽着盲者上船。  
但她却不相信我底真言，  
她說她請求我以赤誠相見。  
其實我又何嘗不是赤誠，  
這正是我赤誠的表現。  
她說我未必真地愛她，  
因爲誰也希望他底愛人使人欣羨。  
她說我是有意拒絕她底愛情，  
否則我必能如她底心願。  
這話使我無從回答，  
痛苦的種子從此種下了我底心田。

~~~~~

人生到底只是一個難解的啞謎，
愛情也只是一場消極的欺騙，
如今我已別離了故鄉四年，
這其間我不曾得到安靜的生活一片，

我見的只是社會的暗面，
我過的也只是苦難與顛連，
我不會取得卑鄙的虛榮，
這自然“不能如她底心頭；”
因此她也不必“非常愛我，”
“除我而外”她也可以另有愛戀。
這便算是我們愛的收場，
留下這些悲哀的殘迹供人踏踐，
失却的只是一個美夢的追求。
得來的却是人生的經驗。
我願把這些凄情埋入地底，
永遠不再與殘酷的人生相見。
但是我忍不住我底哀鳴，
這便是我哀史中的一片。

我想起了昨夜的夢

哦，我想起了我昨夜的夢，
我想起了我昨夜的夢，
這平靜的心境，
還不禁砰砰跳動。
夢中我已到了她底家中，
像是中午的時候，
她底父母還是一樣待我，
她家底一切對我也都如舊，
只是她那冷酷的面容，
却使我非常難受：
她穿的是一件水紅的旗袍，
遠不如從前的樸素；
說話也不如以前的天真，
一開口便顯得是在裝做；
她臉上已失了天真的笑容，
她底行爲也沒有以前的幽秀：
面色與其說是淡黃，

還不如說是暗黝，
身體與其說是肥胖，
還不如說是臃腫，
這顯然是喪失了童貞，
并且是酒色無度，
我想起她以前的面容，
心中只是隱隱作痛，
我想立刻離開她底家中，
她底家已不如一座牢獄。
但當我剛纔立起身來，
眼前又浮現了一個影兒清瘦。

他像一個無業的流氓，
也像一個無識的商人，
年齡雖還不是如何過老，
但臉上却已滿起了縐紋。
這顯然過的是遊蕩生涯，

無目的地消磨了他底青春。
再看了他底滿口黃牙，
更證實了他是鴉片致病，
他走進門來便和她握手，
喁喁聲中更顯得他們底關係深深。
一腔熱血冒上了我底心頭，
兇狠的殺氣立刻充滿了我底全心。
一柄手鎗原已掛在我底身邊，
暗地裏我把子彈裝進，
怯懦的心情早從我底心頭消逝，
魔鬼的勢力支配了我底全身，
我立刻走到了他們前面，
無情的鎗口接連響了幾聲，
鮮紅的血沫從他們口中湧出，
會客室前兩具屍首橫陳，
這聲音立刻驚動了她底全家，
慘然的哭聲把我從夢中驚醒。

日 出 之 前

我耳下掛滿了點滴的汗珠，
我心中只是砰砰不寧，
從此我也再難入夢，
默默的癡想一直想到天明。

人到昏迷的時候

人到昏迷的時候，
恰像一只舟兒到了急流灘頭。
明知眼前便是嶙峋的怪石，
但也禁不住向下奔流。
聽岸頭鼓噪之聲，
看船身在浪裏沉浮，
我底恐怖的心兒嘯，
也只如浪花般地鼓湧。
寄語家人與愛友，
莫爲我添起了新愁，

我 底 殘 骸

這已不是我回頭的時候。

啊，眼見得這白浪滔天，
我底心已帶到了嶙峋的石前。
只聽得轟然一聲怪響，
船身已成了破碎的殘片，
我底心便化成了浪花，
永遠在江頭湧濺：
有時湧到碧綠的柳蔭，
有時湧到寂靜的橋邊。
寄語翡翠與嬋娟，
休唱起歌兒嬌豔，
我已不對人生留戀。

一九二九年作

我買來一個蘋果

我買來一個蘋果，
看去有色有香。
聽說只是一個空殼，
但我想要試探試探。
我把牠咀嚼了一口，
纔發現無肉無瓤，
雖只是一次嘗試，
總覺得心中難安。
破滅的原只是一個幻滅的殘象，
但終恨我未曾審慎再三。

我買來幾只辣椒，

我 底 殘 骸

色澤青青可愛。
雖知道食後的辣苦，
終覺得吃點無礙。
我把牠吃了快有一堆，
纔覺到已不能再，
汗與淚掛滿了頭頂，
心與血像奔出了身外。
朋友，請不要笑我癡愚，
這便是生存的大概。

我買來一枝甘蔗，
順手送向嘴邊。
我把牠咀嚼了一口，
味道像又嫩又甜。
但是我咀嚼再三，
便覺得漸漸淡然，
塞滿了一口渣滓，

日 出 之 前

刺傷了我底口緣。
連想到人生的真義，
怎禁得熱淚綿綿！

心的刺殺

願以一枝無情的利箭，
射透我這熱烈的心窩。
願以一柄鋒利的短刀，
戮破我這澎湃的心河。

湧吧，湧吧，洶湧的熱血！

湧向路旁讓人們踐踏。

流吧，流吧，涓涓的淚泉！

流到極頂，摧殘我夢裏的鮮花。

我願用這一點點的血滴淚點，
好把這一部傷心的史跡抹殺。
不讓它在心頭留存一句一字，
不讓它在腦中留存一筆一畫。

誰說我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
誰說我不會怒觸不周山？
誰說我不能作一個前衛先鋒？
誰說我不能與敵人劇戰？
但是我決不能讓我心中有這樣重累，
因為它會成爲我前途的羈絆。
因此我纔忍心地把此心戮穿，
讓它與鮮血一同奔泛。

死吧，死吧，我底無望的心靈！
前途再沒有你可靠的光明。
假如我還要如前地姑息，
直等於養癰人自己斷送此殘生。
就是我這縷無定的靈魂，
也勸它堅決地自己把穩，
假如它再要阻止我底前程，
我也許會把它一同毀盡。
我想這不是對靈魂的姑息，

我 底 殘 骸

就姑息也到了最後一瞬。
至少魔鬼已不會再到我底身邊，
因為牠會恐懼我這遍體的血痕。
我如今帶着這滿身的腥羶，
勇敢地再奔向人生的道上，
我想前途也許再不會有什麼阻攔，
死了的心靈會作成它們底榜樣。
“轉變”的口號已在我口中喊了多回，
但至今還沒有見諸實行，
我願趁着這一爐爆發的烈火，
把這具迷戀的骸骨投向火中炙焚。
也許人們會說我還是對舊生活的哀憐，
也許人們會說我底新生還不會把穩。
朋友，那便請你爲我樹立一塊路碑，
寫道：“子蘊，你該從此驚醒！”
這不是我故意想要標榜，
自然更不是空空裝做花樣，

日出之前

這只是表示我堅決的決心，
從此後，再不向我自己說謊。
無定的心靈如今已經殺了，
遊移的根源從此已經去掉。
我望見簇擁的鮮花開滿了我底前途，
而且朵朵都在向着我微笑。

“啊，主人！”花兒輕輕地向我沉吟，
“這并不是你摧殘了的夢裏的花魂。
你底前途已經是充滿了現實，
我便是真實的現實之花神。

“願你將認識的富源向我傾注，
我決不會再使你走入迷途。
你看這花心中飽滿的花蕊，
不便是未來世界的寶庫？”

我底眉梢無形中有了一抹笑容，
死去的心靈似乎又有點兒鼓動。
但鼓動的已經是現實的泉源，

我 底 殘 骸

再不是往時的迷戀的癡夢。
這裏我架起了一座嚴厲的熔爐，
爐上裝置了一個龐大的鍋釜，
假如這心靈再要步近原途，
我便連殘骸也要把它蒸腐。
我蔑視我死滅了的既往，
我慶幸我再走入了生命的道上。
這便是我新生臨盆的歡歌，
也是我殘骸葬前的合唱。

(完)

後 記

在舊紙堆裏埋了兩三年之久的我底詩稿，居然有出版單行本的一天，這也許不是我曾經意想到過的。

許多作家或詩人，在他們底作品發表的時候，總喜歡大擺其架子地說：“稿子寫成後，便不能夠再看，因為一看，便連自己都要覺得不滿意了。”只因這些話至今并無人指摘，所以說者自說，聽者自聽。如果有人要反駁一句：“既經連自己都不願再看的東西，還拿來騙讀者底錢作什麼呢？”我想，這樣，作家或詩人今後也許不敢說那種話了吧。

還有許多作家或詩人，也喜歡在自己底作

品的序文裏說：“像這樣的東西，我本不想發表出來的；但是，……”既經不想發表，便不發表好了，奈何又要勉強來一個“但是”作什麼呢？我知道這些作家是很聰明的，他們既不能遏止自己發表的衝動，又要說一切滿不在乎的話以表示自己底高超，其它是決不會有旁的什麼作用的。

我底詩呢？當然，未必便能滿讀者底意。然而，在我自己，不必說許多違心之論，“自己底文章，別人底婆娘”，這些詩對於我自己總覺得還有再讀一次的勇氣。至少，它們可以紀念我一個長期的牢獄生活，它們可以挑起我幾許生活的回憶，它們可以加強我反抗社會，仇視社會的意識。因此，我很想發表，我很想藉藝術的力量傳導幾許內心的感情給與我相同的不幸者，我很想使人們知道一點被擯棄於人羣之外的人底心理狀態。

而且，自從中國革命失敗以後，在牢獄生活

中，妥實增加了許多新奇的悒鬱，苦悶與惱怒的情緒，這些情緒要是表現了出來，應該是一朵優秀的時代的花朵；無如，一般出獄後的難友，積極的，固無暇於文藝，而消極的呢？又都在社會的壓力下再也抬不起頭來，不是悲愁失望，便是醉酒婦人，也就無心於文藝。於是，在這一個大時代的浪花裏，竟不見有一篇具體的東西出來表示那悒鬱的情緒；而萬千個被壓抑着的心，也就無法在大眾中留一點紀念了。這，也是我想將我雖不能代表時代，終不失為時代的狂濤中之一波一浪的詩發表的原因。

然而，我既不是名人，又沒有一個書賈是我底朋友，本來便是建築在虛名與私情上的現代中國出版界，我底詩稿要在舊紙堆裏埋上兩三年，也就絕不足怪了。

現在，在朋友們有力的幫助與鼓勇之下，這些詩總算是出版單行本了；可是，從過去回憶的

日 出 之 前

當中，終不能不使我留下這一篇話，作為“日出之前”出版的紀念。

此外，還有幾句要說的話：

爲了名副其實，“我底殘骸”一部本是不想編進去的；可是有些朋友說：“我底殘骸”即使不能紀念我們底時代，至少也可以紀念我個人某一階段的生活。那一階段的生活雖然是令人發噁，可是一般人大概總有過那一階段吧。因爲禁不住這種熱忱的鼓勇，所以我也把它編上了。

“獄中之什”與“日出之前”雖被分成兩部，然而其十分之九是獄中之作，所以同樣是牢獄生活的紀念。

因此，我敢以此書獻給這一個時代中的千萬個不幸者。

一九三三，四，二〇。

